



09666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記

西山看梅記

武林梅花最盛者法華山上下十里如雪其次  
西山西山數何氏園園去橫春橋甚近梅數百  
樹根榦俱奇古余所最喜遊必至焉庚寅正月  
姻家包君至偶舉似之奮欲往約十八日行風  
雨無阻而婦翁以包君故治具相待於金沙灘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二

僧舍戒雨具行果雨尋下雪雪又甚至何園僧  
出應門則自靈峰移居者梅尚含蕊放者十二  
三燦然雪中香氣微馥乃班坐命酒同行來生  
道之方戒飲而喜人飲遂與包君角戲會僧進  
茶具肴陳餅八枚曰願以此物代酒負即噉一  
枚雖互有勝負而道之噉三餅幾欲嘔眾為大  
噱夜宿上天竺長生房厥明四山戴雪如萬玉  
峰清寒撲面近地有大梅二株可合抱開亦未  
半徘徊其下久之而出一路溪流潺湲聲如戛

極大也  
謂唇口  
之中大笑則  
見故笑心

備也教

國朝  
秀水馮夢禎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瑟然不能如昨暮之壯矣。是遊也。包國子世熙來文學斯行。驥兒侍返於金沙僧舍者。楊大行應時返於何園者。余婦翁呼而不入者。余壻周孝廉紹祚也。去歲何園看梅。亦正月十八日。其日晴。兩兒俱侍。因并記之。作記之日。遊之後三日也。真實居士燈下戲筆。

法華山看梅遂至西溪記

西山看梅後數日。始晴暖。遂鼓興往法華山。屬婦翁展墓。龍居乃與道之驥兒同行。步至松毛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二二

場從舟而西。先時水涸不通。舟十五月矣。舟小如芥。受四人一奴一舟子。溪水清明可鑒。行十五里。登岍趾。目所向無非梅花。帶以清流。怒湍修篁。灌木村舍。鷄犬使人意消。累釋憇三方廟。村民以祠方神者而僧居之。傍爲佛宇小樓。予三四年前一至。彷彿記憶。留茶款坐之僧。當時垂髮童也。際廟梅花最佳處。自登岍距龍居約三四里。會心處輒休。休輒不能舍。去凡六七休。而至拜謁沈太公墓。午飯於村民蔣老家。予有

梅園二畝在塢口溪流環之頗堪卜築道之甚樂之塢中梅華遜塢外而溪聲如一遂與道之驥子步至西溪麟上人出迎茶餉甚佳麟居白雲流水其西十數武卽予山庄有竹有茶有泉大堪栽梅而有待時已薄暮返宿麟上人居婦翁已如約至西溪予熟遊所謂司空見慣而道之驥子頗爲尤物所動歡喜不休遂欲讀書於此驥方新婚溺於燕婉且與道之共憂之能以泉石息肩尤可喜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靈谷寺東探梅記

留都惟靈谷寺東有數里梅花歲前與張端叔中丞陸敬承祭酒張睿甫儀部有探梅之約又約于中甫比部愆期者再中甫業先行連朝陰雨昨復雪此日臥內侍兒報新晴遂蹶然起積雪皎然高興勃發亟捉筆報三君子各持一楹一壺余先行驥兒從出朝陽門羣山如玉清輝蔽野越靈谷而東二里許北行百步達梅花下花放者已十三四衝泥縱觀萬樹彌望徘徊久

之乃覓支逕底靈谷約三里輿步各半俱行長松下既至上殿禮佛次禮寶公塔命驥兒一登余坐塲下頃之睿甫至同往方丈憇左室各進數酌而敬承至遂令驥兒先歸久之端叔亦至敬承端叔各先看梅而覓支逕底寺與余同獨睿甫尚欠一往耳飯罷睿甫端叔對奕數局步出寺前登松堤呼酒各進數酌睿甫以看梅別去而余三人方車入城萬曆廿二年甲午之正月初三日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四

白嶽記

白嶽卽齊雲巖在休寧東南四十里相傳玄君現凡夫身修真其處飛昇後百鳥銜泥以成聖像今殿中像是也像將成缺數指爲人冲破續之必脫聖殿甚莊嚴世皇時所建余以萬曆辛巳秋冬間爲先人祝禱至自麓登山凡歷十亭至天門天門兩石下離上合如門當門有古栴一樹甚奇嗣聞其枯不知以何年榮秀如昨再進石巖橫覆有深一二丈者珍珠簾更奇蓋上

有源泉縣空噴下如簾故名映日尤妙今皆爲俗人置屋塞之碑石相接惡詩充滿天巧損矣羽流廬于殿右相次如閭闔前者余至曾于健作令羽流聞先聲吹步虛迎至山半今但茶迎天門而已殿北向坐山正方形如負宸鍾鼓輔之而鍾稍高其外左獅右象香爐一峰居前如削不可登惟一道人上下捷如猿子日不失然香期香爐峰斷而起其後岡有三古松一矮而奇殿門外稍左馮石欄可望百里外黃山左行百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五

步有捨身崖下臨百尺羽流云數有癡男子捨身於此蓋捨身亦棄俗之義安得錯解更左有飛雨巖與珍珠簾略同亦實之以屋其下卽無量壽宮中肖接引彌陀左右觀音大勢至汪司馬所倡建相傳玄君卽無量壽化身也又左里許爲文昌閣正對五老峰如仙掌五指離立白嶽諸石橫文相疊色亦枯燥惟五老戴蘚而潤余蓋三宿閣中五老之左爲獨聳峰登之徑險而無奇上有米穀其間累甓爲門曰西關此

往石橋道也。相去廿餘里，似天門而大五之。下可坐數十人。余嘗一至，鷓兒鼓興，欲往。余以不及，往返止之。茲遊以二月廿九日登山，晦日謁帝。歷諸勝，至文昌閣西關而止。俗傳三月三日爲玄君降。凡日遠近進香者，填塞道廬。連三日，延弋陽梨園演戲，娛神雜猥，可厭。余故避之。以朔日下山，未過望仙亭，迂道訪申清虛于翠微天一茅室耳。潘景升稱其奇，曾注陰符老子。有玄致先見訪寓廬，故荅其意。其右道宮甚華整，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則清虛之友。黃無心捨財所剏也。旣下山，郡丞凌元孚自黟縣視篆歸，邂逅旅館。元孚名登名，余庚午鄉同籍從遊者。次兒鷓雛，友人潘景升金太初黃問琴也。景升詩名天下，與余唱和，古近若干首。太初名相善，觀象望氣，問琴名數，南曲爲江南絕技。乙巳三月晦日宿黃山湯寺記。

黃山記

余辛巳遊新安，以不及到黃山爲恨。懷之廿五年，茲當首議。以三月十二日自巖鎮如溪南館。

點  
縣  
名  
永

于吳太學用卿之上村草堂而吳中舍百昌兄  
弟業于黃山親黨相次百昌之弟民望余南雍  
生徒百昌推及願為地主給余黃山供連雨禾  
果晴又以事奪廿一日冒雨西北行進路五里  
卽入山溪慈菴間化城足樂而况寶所蓋黃山  
本稱黟山而附會黃帝仙踪改稱黃山則始李  
唐或云唐有隱士黃姓者居此得名代久傳謔  
遂無確辨名峰三十六谿稱之盤礴徽寧池三  
郡五百里脉自三天子障或云雲門峰為中幹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七

實留都兩天目之祖或云留都兩天目俱發三  
天子障而非黃山事缺躬歷聞舛異同不敢臆  
斷雲門者兩山如門雲通其中俗名剪刀峰百  
里外卽可望翳于雨氣諸峰惟天都最高潘  
景升常登鉢盂峰僅及其麓遊客無敢登者次  
煉丹峰坐湯寺紫玉軒雙峰如丫卓立雲際者  
是其峰僻在海子最近蓮華峰脉所從來前引  
海門至此黃山之勝便如引鏡照面堂奧畢陳  
余故急海子前此閉塞近有五六草菴問途東



徑通丞相原。西徑通湯嶺。至白雲菴。而半徑最  
陡。削微級。沙石間布鞋竹杖。兩壯夫推挽。始克  
進步。余從西徑。既至白雲菴。則羣峰數十排。筍  
雲際。使人驚心動魄。以廿六日宿菴中。次日微  
雨。行十餘里。至海子。升九降一。難於天門。九重  
汪文學薄延。居草菴。余名之海潮。因書十菴名。  
俱蒙海字。以待其足。是日日未晡。且晴。余以倦  
臥。鵷兒從景升。申清虛僧印我。先登。歷覽過文  
臣峰返。而誇語奇勝。余悔不賈勇。次日雨作。日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八

中而開。余挈杖先登。衆從之。遂登煉丹峰。初尚  
霧漸上。漸開。隨目所及。遠近紫翠。畢露。從登者  
余兒鵷雛。鄭翰卿。黃問琴。丁南羽。謝伯貞也。而  
景升從清虛。別詣煉丹臺。不至。自峰頂視北。一  
峰玲瓏蒼翠。類大士所坐。海山與南羽鵷兒就  
之。遠勝近劣。歸途迷入密菁。里許而出。既達原  
路。諸君子與景升清虛業分踞海門。諸峰其稍  
南。一峰尤奇。爲鄭翰卿所踞。上有修石如筍。卓  
峰端十丈許。而下斷如一線。呼之飛來石。磐石

承之景升清虛先上。鶴兒僧印我繼之。餘不能  
從。自飛來石循徑而北。爲石筍岡。翠微寺。松谷  
菴。海門。凡五六峰。離立如巨靈斧擘。從斷處下  
窺。不測其外。諸峰眩怪逞奇。起伏縱橫。以千百  
數。而玲瓏如一。龍窟在其下。謝伯貞云。先遊者  
二僕夫。戲擲大石轟轟而下。驚龍致雨。雹伏地。  
一時許而免。自煉丹峰。歷海門。直見九華大江。  
四面通望。不減千里。山產矮松。高者不過丈許。  
頂俱如蓋。其當煉丹海門尤多而奇。好事者購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九

之以充益景。八百計取市活者頗難。托根深山  
而不免自賊例之。直伐甘竭爲吝。嗟久之。下山  
霧合如故。夜深雷雨大至。山谷震動。臥處頗漏。  
恐其逐風雨去。豈亦僕夫投石驚龍致然歟。次  
日阻雨。諸君子分處三菴。咫尺不能往來。下午  
景升清虛見訪。始見其所注陰符。右道左術。可  
稱篤論。次日晴。從東徑下山。始達嶺西。望白雲  
彌滿山谷。一山映朝暎。峰端忽變金色。大奇。徘徊  
久之。迺下。路出谷中。級石細步。屢頓而憩。已

得大石引諸君子坐其上問琴唱曲與縣泉百丈聲相和行未半前有岐而惑見急足持書至則方伯文明府牘也賴其指迷以出丞相原然愈下愈艱矣丞相原不知何以得名兩山豁開中饒林木附近數里山花紅白如繡相傳爲虎穴景升舊館在焉謝在杭嘗信宿其處蓋遊人多集湯寺或能至丞相原非忘形好奇者不克到海子景升云近有九龍潭最奇上如甕口下深不測龍潛其中凡九久旱則下鐵牌兩立應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余與鷓兒旣從輿隔山遙觀但如曳匹練耳謝伯貞別於苦竹溪下山約五十里還湯寺余父子有輿先至諸君步行後之景升最後黃山一丘一壑足奴視白嶽其佳處不可縷數余所戀戀者海子湯泉耳先後凡四宿湯寺六浴湯泉三宿海子湯泉天下頗多俱以硫黃白礬爲根此源硃砂氣味香美解劬蠲疾是役也凡十二日往返僅得二日半晴而諸勝遍歷可謂幸矣惟斷乃成信然其從遊者黃問琴自武林潘景

升自巖鎮白嶽且有贊遊之功鄭翰卿自溪南不期而從待于湯寺者丁南羽與其叔貞白景升子弼予期而不從者汪仲嘉從自溪南而返于硤中者吳用卿別於湯寺者丁貞白潘爾尚從自湯寺者僧本竺來慎得並書云乙巳夏四月朔記于湯寺紫玉軒

### 遊金山記

金山在大江中不能三十仞中藏寺上有浮屠兩岸烟火相望與焦山北固稱京口三山渡者快雪堂集

###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望之培塿耳而遠近異勢峰巒互變隨波濤上下唐以來題咏甚多惟稱張祐塔影鍾聲句他俱可芟山傍小峰離立或名郭璞墓或名善才石際郭璞墓水最沃下有甘泉汲者截竹爲筒去上下得泉陸羽所稱楊子江心水爲第一泉者是舊有標識僧病其艱取去之指井當之大不稱世無陸公誰辨泉品噫豈獨泉哉宋時佛印元公住持此山蘇子瞻往來叅扣爲不能酬四大作禪牀輸却玉帶鎮山金兀术兵過失去

耗

韓勳王料兀木必過金山伏兵龍王廟兀木果與數騎至廟兵誤先出兀木隊馬躍上得脫去余每徘徊不能捨去本朝景泰間北藏板始完印賜三山百年來獨金山藏缺失數少余萬曆庚辰侍先封君過三山遍得隨喜而金山果沙彌者發心寫補并剏藏殿許爲匡護因極力從史之壬午補官復侍先君遊自癸未遭艱甲午自留翰內轉戍解南司成歸俱從大江俱不及登金山而果上人音耗不絕今歲乙巳冬十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二

一月余出吊江都李氏而返汝唐客部見送方候啓闈因約遊金山既至僧來迎迓時果上人已稱耆舊趨而前云補藏與藏殿兩緣俱幸畢事專俟公作記耳僧虛舟延至水月樓已迫冥色客部倦坐余泊諸客從果上人禮藏殿讚嘆久之索額題之曰龍宮寶藏殿之左曰淨業菴其左一室果掩關寫經處承檐修竹十數竿不礙眺望菴之右爲德雲樓樓下址連妙高臺臺自佛印時得名坡公嘗登此暮不及竟覽歸飲

水月樓更之江月齋兼葦素肴及名酒客部所  
攜蓋客部不耐素云客吳人二陸合奏絲竹甚  
佳惜不能和佳曲耳客部宿江月而余宿淨業  
與胡仲修沈伯宏俱其明日早登吞海亭昔遊  
亭圯後重修亭直海門一望淼渺亭在浮屠前  
更上爲絕頂留雲亭亭後餘址尚堪他構爲叢  
所有由吞海亭覓徑而下至海天閣更前則僧  
虛谷者建一樓面西中有大士頗廠堪眺上游  
諸勝樓北置梯梯東一禪房甚幽可臥坐樓中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三

久之濤聲清耳字之梵音閣又僧持心者稱余  
舊居停延坐其樓亦南向左塞右通客部字之  
無礙樓又出詩冊見示中多閩士詩陳肅翁師  
公衡儀部曹能始俱有詩追念公衡不覺泫然  
僧太虛設早齋其樓樓面北登之寒威偪體下  
徙始安樓左一堂戶祝李汝培中丞以魯中涓  
配蓋位可左右客笑中丞得左當是假靈吾輩  
耳汝唐亦胡盧不已過中淨業菴留連德雲樓  
妙高臺見一官鷁在江中流欲向京口四漁舟

帶纜或疑余舟。又有疑其非者。已從汝唐及容  
隨喜無梁殿繡頭所居繡頭者山東人居此三  
十餘年。昔嘗一見勸余勿絕仕進。今歲九月又  
訪余西湖。其人蓋修習華嚴法界觀者。誤傳未  
返。迺從關中相見。欲留余宿。以戒舟江北辭之。  
遂與汝唐諸客別于瓜洲。登輿。踪余舟至閘。則  
午前已渡江。妙高臺所見良是。復覓渡之金山。  
晤二客亦無耗久之。老蒼頭至舟入京口。故來  
相迎。遂與二客共渡。逆風到京口。達舟昏黑矣。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是遊也。李客部爲政沈伯宏從吏。余初無意也。  
客部曰。使金山。悵望過門不入。可乎。余之過門  
不入。屢矣。豈敢重得罪于山靈。旣至。如久客乍  
返。眷屬歡踴。佛廬僧舍。路逕參差。半屬新治。喜  
果上人寫藏緣。就記諾未償。又再晤繡頭三人。  
俱老矣。江中懸望不勝依依。渡江之三日。舟未  
至澣野二十里。追憶爲記。

醉石齋記

昔蘇長公以怪石充供餉佛印。寥寥則文石之

濫觴也。余觀前後怪石供其文甚美，然所稱怪石者，則以餅餌易之。齋安小兒當時良不之貴，而石之可怪，僅僅多紅黃白色，其文如指上螺，而止，似亦非石品之上。乃一被長公拈出，隨流揚波，至于今日，遂爲書室淨几不可缺之物。長公蓋作法于涼哉。今六合山中所產絕奇好事者，競出金錢購之，而貧者日奔走以自給。余至南都，則聞程別駕克全所貯不貲，請觀焉。而克全欣然出其所有示余，曰：喜則取之，不可則返。

無傷也。余以故得盡其意于石，自甲午至今，識彌精，取彌寡。計前後所蓄僅數十枚，皆取其天機而略其玄黃牝牡，乃所謂文如指上螺者，則擲不顧，恨不能起長公于九原與之品石耳。然余之所謂佳，衆俱不解，卽克全亦不解。惟長兒驥與余同意，每得一枚，則父子相賞，怡怡終日矣。今歲病後挈兩兒遊城南，克全具鷄黍淹留竟日。凡益盜間物，搜閱幾遍，所僅取者不能數枚。克全見訝，又出其所寶若干。大都求奇于人。



斤明容  
也詩  
其明

物仙釋。余與兩兒更擲揄之。同一嗜石。而意匠  
相詭如此。余謂克全好石。日購而聚之。不減富  
人之積金。乃不自有。而歸其精者于余。視長公  
之不自有。而以供佛印。參寥者何異。然而克全  
之所謂精者。自在。余未嘗奪之也。仁智百姓之  
見亦何常耶。何必余之是。而克全之非耶。克全  
所居之齋。顏曰醉石。嘗自爲賦。而以記屬。余克  
全爲人長者。慎于取與。其廉聲在。撫撫之人。尸  
而祝之。夫石堅貞而有文理。君子比德焉。宜其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十六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自鍾山而西。岡阜相接。至覆舟而斷。再起爲鷄  
籠。其陽國學在焉。山有晉四陵。本朝置廟。祀歷  
代帝王開國功臣。及有名祀典者。廟凡十。俗呼  
十廟山。而兩司成公廡最相附近。東廡大司成  
所居最勝處。曰北麓草堂。前大司成海虞趙公  
所建。前堂後室。余公餘退息其中。前庭可望山

色寬不盈二十肘。余徙廓其半，則盡收前山之勝。鷄鳴浮屠，隱約雲際。岡松歷歷，與金碧上下。晨昏變幻，晴雨皆宜。至于霧朝雲旦，濃淡有無之間，尤爲奇絕。蓋自前庭廓而北麓，增勝焉。然最宜晚春早秋。北麓之東有隙地，從廣不足五十肘。其地特勝，視北麓西蔽三之一，東開三之二。於是決策召梓人，規其費不滿三千，乃拆東披半間，拓其半南向爲室，廣十二肘，深倍之。前啓六小窓，檻令齊。凡曰東隅精舍，少而學如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七

日始東，不自努力而迫桑榆，燈燭之光，其與幾何。題曰東隅，表其處且識戒也。東隅之左，續之以軒，深八肘，廣如東隅之深，以資游息。扁曰名理，北達牖，南啓四窓，東則半壁短窓，十二窓，牖齊豁，則樹石殿閣之勝，畢入几席，而又可以避寒暑風日之酷，視北麓不啻過焉。然材木小者，拱大僅倍之，埽不足佐以土，墉壁及承塵，蘧蔭而褚表，百爲苟簡，其費已踰三十千矣。蓋舉事之難如此，因紀其月日，示後來者。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東隅精舍旣成以居塾師錢麟仲而幼子辟邪  
鷗孫延年受業焉名理軒則爲師生宴集之所  
而余館北麓後寢自若丁酉冬麟仲告歸余始  
易處其中而遞張名人畫於軒與二三相知共  
鑪香茗枕之樂新正二日汪仲嘉來相從遊行  
偶啓東窓翠色隱隱撩人諦視則鍾山頂也乃  
大喜幾失此君立命撒去蘆棚而受山益多然  
東隣屋角未免障望召而好言安慰令柝去而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酬以直其人唯唯遂并東南之敗屋東之女牆  
盡空之以爲廣庭不但鍾山半落几席而兩兒  
書齋啓北墉則鷄鳴浮屠岡松歷歷爛然橫陳  
乃擴牖去壁置長短窓八而外爲蘆軒二楹擎  
地設欄中庭插籬附以雜卉庭外埭桃李梅杏  
諸嘉木凡數十株以次放花互色照耀而余精  
舍則盡南垣爲庭庭際植竹東限以籬籬內外  
夾樹青桐二啓竹扉則一徑達兩兒書齋矣驥  
兒請曰此旣佳景何可無佳額余思之不得一

日面岡松恍然得之名之曰冠松取陶令青松  
冠巖列句也而改名理軒曰遠岫取玄暉窓中  
列遠岫句也遠岫東西稍逼不堪消夏乃通精  
舍之南半與軒爲一以紗窓四隔其後爲小室  
中設木榻而遠岫益勝夫遠則鍾山近則岡松  
俱常在不法之物吾有取焉至于花卉盈庭榮  
枯開落未免隨時姑舍是已久之夏木漸繁鍾  
山稍蔽而前垣南際宿楮立章布葉干霄卽岡  
松亦虧其三之二乃余適以人言屏居待罪迹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九

頗似之旦晚放歸所謂詢美而非吾土者也遂  
援筆爲記記之日戊戌孟秋壬子也

遊牛首記

牛首山遠望雙峰插天而中窪如形家所云誥  
軸形而左峰稍昂王茂弘謂之天闕是也返自  
棲霞連雨不止九夜星斗爛然次日晴移書敬  
承當以明日遊書且緘而敬承書至已出門相  
待於報恩矣余念朔日當謁土地祠未果卽行  
移書趨徐茂吳陪敬承先行而余以明日從之

已敬承復遣報恩僧相趣遂集輿人行出門時  
 日過中矣出聚寶門過報恩詢敬承云與長公  
 子同行此時當至山矣報謁程別駕新德遂易  
 衣而行數里出鳳臺門行岡阜間十五里見有  
 山隆然云此韓憲王葬處也沿山行又十五里  
 盤旋曲折薄暮始達牛首時微雨逕末甚濕將  
 至三門松逕鬱然輿人指南山爲獻花巖去尚  
 數里又數里爲祖堂俱在十里內入門見石磴  
 甚高僧云此名白雲梯約百餘磴升十餘級其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

右僧舍敬承所寓余云且先禮佛遂盡石磴又  
 歷石磴十餘級始及大殿余叩僧自此至巔幾  
 何僧云里許余奮而往路平城相半僧云有辟  
 支佛塢有捨身巖皆不及觀遂達巔頂蓋左峰  
 也雲氣與冥色相雜四望不能了了西望長江  
 隱隱如疋練東則俯視方山北眺鍾山明滅雲  
 氣間彷彿可認遂由舊徑下山與敬承相見已  
 昏黑矣敬承登山時遠望見肩輿而來者知爲  
 余余輿人亦云見山上有遊客必敬承也蓋與

余相去僅一時耳所宿僧舍窗外修竹萬竿雨聲颯颯燈下敬承父子與余三人相對而飯伊蒲大是蕭瑟視棲霞歌吹餽飮數百人雜沓清濁相去何啻九牛毛也夜半雨止聞風聲振號林谷間初一日早起大風未息促敬承起僧進點心畢再歷百丈梯觀唐時銀杏大三人圍榦僅四丈其末已折去古色自在殿右爲禪堂禪堂之左佛室東西與舍利塔相值閉門塔影與途中樹影俱倒掛供案衣上樹影復隨風飄動

不知何解殿左覓路陟捨身崖之左爲大悲閣閣後俱石壁有五百羅漢名碑可撮也其餘名跡有辟支佛塔文殊洞俱不及到旣飯遂爲祖堂獻花岩之遊出三門右繞山而東南行松逕中里許盤山盡遂踰嶺復左繞山自後或行山腹或履山巔約行數里俱可望牛頭輿人云此有二岐一達祖堂一達獻花岩獻花岩之下卽還城路也乃先祖堂凡里許而至禮融禪師真前殿亦塼甃所成謂之無梁殿規制視靈谷大

殿損三之二徘徊久之乃復路登山至岐處稍  
東里許達獻花岩岩嵌空中肖悉達苦行像飛  
來兒孫耳岩右爲茅君祠折而上爲歸雲亭有  
尚書喬公宇前輩李公廷相題詩刻石在焉又  
折而上爲聳翠亭亭廢遺址猶存又折而上近  
絕頂矣以風大而還寺名華嚴僧舍有閣憑空  
而面松竹甚佳飯其中出三門僧引路俱行喬  
松間半里而盡遂登輿前望有山蜿蜒而翠僧  
云此黔寧葬處嗣爵子若孫必歸葬于此欲一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到而未及也閱諸祖真清涼觀國師天皇悟禪  
師五祖忍大師西天九祖佛馱跋陀師永嘉大  
師中峰本禪師中峰相甚豐滿右目上近眉處  
與目下各有一黑子與世所傳者不同疑諸祖  
俱得其真以迫行僅索觀數幅而已至娘娘墳  
卽昨日舊路矣娘娘者文廟妃也有中涓守墳  
門首大松數百引路昨敬承至中涓苦留啜麪  
今日將離牛首復送茶至路半至韓獻王墳會  
輿人當買點心乃與敬承步行引路栢盡得大

門由右門入至饗堂門大杉四株周垣俱頽圮  
饗堂僅存一間左右俱圮朱碧狼籍墳屋尚無  
恙歲從陝右調一戶戾守之又有軍五十人自  
門而右塢中梅花十數株政開徘徊久之復步  
而出易衣報恩方丈而歸

遊攝山記

某月廿六日晴晨起爲攝山之遊驥子從行程  
康伯來馬將軍相待于太平門陸敬承已至易  
便服西行過太平堤里許爲中山王墓入門中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三

爲神道碑甚壯約高二丈餘龜趺隱形碑文朱  
善撰自饗堂右小門登王墓墓不封土人云細  
竹下卽是從左出入觀饗堂中懸王神一幀貌  
甚慈豫豐滿秀眉細目無威武之狀堂前白松  
數章甚奇類昨所觀禁苑中物又里許爲岐陽  
王墓規制宏壯似遜中山右石馬一存其一當  
左者在蔓草間尚未畢工神道碑亦在左百步  
而亭已毀左有菴一僧居之中奉大士及嗣封  
臨淮侯祝神幀又步行數十武而南爲蔣侯廟



呼輿而往。廟在鍾山之陰。山巔積雪。尚有班駁未融者。出路而西。行十餘里。始及姚坊門。出佳棗處也。主人治中。火于此。主人有吳客同行。出門行數十武。顧見一峰。雲表甚秀。輿人曰。此攝山也。沿山澗而行。地亦平坦。凡十餘里。見兩山如門。入此。攝山漸近。輿人與敬承。輿人爭道疾行。頃許。卽至上殿。禮佛。佛像頗壯麗。至方丈。稍憇。馬將軍始至。余先左行。循崖。梁人所鑿。佛菩薩甚多。然多毀缺。補續頗不稱。惟彌陀像一軀。

約丈五六。副以二大士。完好生動。其爲六朝名手無疑。主人欲先飲。留余與敬承。欲先登山。乃由左麓上山。純石巉崑。數折已高。入霄漢。初就稍平。鋪氈而坐。主人呼酒。童子歌吹。頗亂松濤聲。僧云。再至爲紗帽峰。當更往。遂杖而往。數十步。得其處。三石峰離立。俱鑿崑肖佛。前有坦處。可容數十人。主人復呼酒。至各酌數杯。俄而驥子至。蓋先登山。而主人物色之來也。久之。僧欲引余輩歸。方丈曰。此上路澁。敬承賈勇。前余從

之仰行石罅中至最高處僧曰此爲中峰以路艱客無至者余與敬承各踞坐佳石已而主人至復呼酒奏樂良久起敬承便登山巔去此可二里僧云小肩輿可達俟明晨爲妥從之遂覓路右繞至天開岩岩有舊人題名甚多隱苔蘚間頗不易辨主人復呼酒共飲放火炮數十枚聲振林谷下里許爲觀音菴老法主所闢也周菴旁俱苔石羅列如龜如螺有徑丈而大者欲叩塔一申瞻禮僧云在山後頗遠乃拜之靈筵

此老屢折簡招余入山竟以十月化去余許爲作傳尚未酬也過白鹿泉般若臺臺有四十二章等經石刻俱名流所書歸方丈已暮矣主人置筵相款勸飲甚力歌吹互作如此受用得無損清福乎余宿處與敬承前後驥子別宿觀音菴廿七日睡醒忽聞雨聲日旰不止起遂爲歸計飯而行大雄殿前銀杏二約四五圍僧云惟在左者結實殿側卽禪堂僧雲峰所營出寺門見羣山拱護甚密行十餘里見石馬或二或

三臥田中形製生動有嘶風歷塊之勢定是六朝舊物敬承云人傳梁武帝陵或然也中火姚坊門自姚坊門至太平門十里夾道梅花正放數百樹而昨所見甚少豈意不存耶翠竹喬松於路不絕雨中色更滋茂尤可悅玩借輿夫足力艱耳入城易冠服遂別馬將軍而歸

靜寄軒記

余油局橋新居其東偏割以居婦翁沈尚行先生又東爲園園有池池之西南矮屋三間婦翁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六

新構前臨七梧桐綠陰覆屋六月無暑落成時桐花正放名曰桐花菴屋後開軒面圃大有野趣時與友人共文酒之樂所可恨者南隣屋角耳不盈歲而大風雨作一日斃梧桐六屬婦翁徙樓居奪後軒爲垣而桐花之勝盡損矣是時堪輿事罷而復起間以館江西地師楚音滿耳而文酒亦廢矣地故有幸不幸與今歲婦翁復拓桐花之左爲一室室後連二間爲軒窓臨東北二面既不見南隣屋角而高柳照映尤宜月

耳  
與  
齊  
同  
南  
齊  
之  
情  
實  
居  
士  
記

出園池之勝一覽收矣。自春徂秋半歲始成。土木僅數十工。儉歲舉事。故宜若此。婦翁問名。余名之曰靜寄。取淵明詩靜寄東軒之意。桐花衰而靜寄興。豈亦有數與。於是婦翁且滿六十。庚寅十月朔為覽揆之辰。余方率老妻兩子若婦。觴之更賀其始為靜寄軒主人也。先一日聳真實居士記。

知非菴記

璩伯玉五十而知非。則聞道之始也。高適五十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三十一。

知作詩則學詩之始也。朱買臣五十佩會稽太守章。則宦達之始也。宣尼五十知天命。卒以學易則究竟學問之始也。余自丙子歲知有向上一事。時方廿九。明年成進士。入翰林。自後居山林者七。居仕路者三。條忽五十矣。追憶廿年前公案。如吞釣之魚。乍沉乍浮。雖未離波際。而終不可謂非吞釣之魚。有時掣斷釣絲。飛騰自在。挾風雨游溟渤。顧不快與。乃不自肯。更何待耶。然則余之知非。庶幾伯玉乎。會武林清寧巷宅。

起屋十數間初成有堂有軒有室堂之上爲樓  
樓之左少前爲閣而樓之右面西山爲三層小  
樓各有名總名之曰知非菴以朝夕觀而警焉  
且以自壽也伯玉子尼父師友之間由知非而  
知命學易亦自堂趨室云耳然則伯玉之知非  
余何敢當彼達夫顯以詩買臣顯以會稽章余  
請姑舍是焉萬曆丙申至前齋宿南國子公署  
記時年四十九

結廬孤山記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居士得地於孤山之陽北際山陰不盡五之四  
而面大湖地凡一牛鳴許登其顛如青虬偃臥  
鏡中羣山西來分而爲二層疊環繞又如百千  
姬姜整容待幸東南之缺則江外諸峰與雉堞  
掩映相補足稱湖山最勝處古之樂此者多矣  
而遞至余余敢負諸迺以癸卯春仲就竹結廬  
二重先成者曰青巖居中爲堂左右二室臥榻  
在焉前闢廣庭後半之俱植芭蕉啓北扉則巖  
石亂松青翠溢目前庭留舊竹數竿不芟待其

生孫又峙桐二於竹西稿其一甃其中丈許以容露坐則青山出於屋角高樹暎接使人意遠青巖居之前曰晚研堂徙舊而青黃之廣不盈廿肘縱半之庖漏附焉前亦爲廣庭峙梅三其一幾稿而甃蓋繞廬東南皆竹也而介於桑守者利桑薄竹令瘠而生花余起以湖淤今歲生孫特多翠色蕩衣裙又飽竹萌至今不盡竹之西南有桐一章大可合抱扶枝修榦能障夏日實落幾滿斛此余園中樹玉也大桐際池池不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二五

能畝去五月始栽荷月餘敷花結實芬馥撩人矣池之西竹少於東而盛於東徑而南置扉焉小令不通肩輿所謂設而常關者顏之曰慧業菴吾廬不啻成已然坐晚研惟西南一隅受湖竹樹蒙密限以短垣所得無幾規以山半起堂則如引鏡自照其面湖山全收矣迺括木瓦參新舊材雜成之南窓北牖延風受月最宜消暑兩翼離爲曲室可通可蔽前甃石爲臺垣其左右其東磴而升上梁於去嘉平某日時積雪初

晴命之曰快雪堂取晉帖快雪時晴語但不如  
坡公繪雪耳又自臥樓三層附鬱金堂之右鷓  
兒舍其西南形家曰不宜廼議毀徙之快雪堂  
西損爲二層梯其後前綴小軒小軒之東啓北  
扉可通快雪二役嗣興而湖山窈窕遂爲几案  
間一物陰晴寒暑朝夕變幻螭舫往來青駮油  
壁乍盈乍虛皆入余遊戲三昧中矣尚期起閣  
山顛撫青松坐危石表裏湖山一攬無餘而力  
未追也姑俟之工始癸卯春仲落成於今歲甲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孤山僕夫泉記

孤山一帶凡有名泉三一爲白香山金屑井一  
爲六一泉余得孤山于故人汪生因指示叢篠  
中小低窪處微水如沫而不易涸曰此一泉也  
眞實居士因手自搜滌命兩僮子運去瓦礫幾

數石許。下至石底中。深如釜。而西界以石板。東爲隣墻。所壓南。則土阜。臨其上。浮沙朽葉。時復易零。尚擬一整剔之。水寒冽。以烹粲。煮鮮。遠在湖水上。而不堪入茗。與金屑六一。同一氣味。但二泉俱在平地。而此在丘嶺顛厓之間。差爲勝耳。參寥子有泉幽講堂之下。而名曰僕夫者。此真是矣。此亦山中一快事。因爲之記。

乙巳十月出行記

先是幼子去邪。以九月就婚包氏。彌月當一視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之又同館江都李汝培中丞。有外艱。走其弟客部汝唐。孝廉汝謙。乞狀武林。又茗溪凌玄房。失母。蔣宜人自白下奉柩還。聞計。誼當赴吊。初議冬日。偕周本音。胡仲修。遊洞庭兩山。會許裕甫。以避生日。至西湖。業有定約。畢遊。卽渡江。恐冬月丹陽上下。築壩。遂定計。先茗溪江都之吊。而後兩山。卽迫歲暮。俟明春未晚。月之初八日。北關登舟。是日風雨大作。且寒。金壇王宇泰太史。同于潤甫。至武林。相晤舟中。得于褒甫書。時太



史補吾邑初聞報出關十里宿謝村初九日寒如昨而雨衰過塘棲沈長君餉橘二品塘棲蜜橘最珍風味在閩產上今歲產少味少酸不如往年甘美晚宿語溪初十日晴午後至郡十一日雨過包氏新婦謁拜閨中十二日連雨十三日旱雨旋止西北風發茗溪之棹停北郊時雲間二陳公以乞母夫人誌銘至宿王江涇十四日晴早易小舟如長蕩看嫠女二甥并晤沈景倩是夜宿平望十五日至晟舍相傳爲唐李令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公駐師處凌閔二姓所居世爲姻戚而不免仇妬十六日如凌氏吊蔣宜人之喪於別宅玄房留飯見其女字次孫者晚設席相款族兄副憲嗣音太學蒞初陪余之官南司成也副憲公爲郎署而蒞初稱弟子憲副今官粵西以賀萬壽事畢歸道粵西事頗詳夜深登舟恣上人見過約相待於南潯連夕月色佳甚轉憶西湖耳十七日午前恣上人介見朱文台名國楨文寧太史族弟尤孟弢亦出迎先晤於禪院後文台移

飢余舟數里同至。恣上人禪居。初未名。余名之曰。且止。恣上人以明日有白下之行。附數字葛祠部。并付朱君金華司理書。遂行。未至平望十里而宿。十八日午後返郡。索小輿入城。訪賀伯闇。十九日姚叔祥介見江都李材官。某得粵西王羽卿總戎書。卽康季修主人。并得季修書。季修以壬寅赴粵。西幕而癸卯冬妖書獄起。遂違其難。而達老詎卿罹禍。本音幾在羅網。詎卿亦脫死人。故有幸不幸哉。廿日發江都之棹。至王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江涇易舟看長蕩。嫠女宿平望。廿一日過吳江。訪周本音於湖田。業從李客部兄弟於吳閫矣。夜泊舟葑門。廿二日遣人祝家河。物色胡仲修。而張士魯舟亦在。舟至上新橋。晤士魯仲修。沈伯宏知以昨晚送李客部於澣墅。本音同別去。偕三君過寒山旭上人。師徒出迎。同步竹林。留飯而別。程光祿公衡謁余寒山。伯宏約明日輕舟相追。同往江都。與士魯俱別去。附周本音吳仲庚各數字。解維遣奴從輕舟還故里。送海鹽。

朱良叔先生沈壻孝升二書武塘二葉生書并致武林家信食物數色晚過許墅主政劉元定見訪舟中楚人尚書小魯之子以任子至郎署有詩名約歸途相款與胡仲修舊識宿關北舟中仲修夜酌廿三日早發過望亭而旦日西至無錫西關遣人物色戴翁二十年前談祿命於吳聞有驗余在南雍偕本音兄弟見訪留署中多日索長安故人書去去卽得意長安中又得長生之秘訣於近邊師曰陰梅松顧余舟中同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四

至惠山爲半日談自言少小好玄理七十餘師最後爲陰君其中子訣尤驗日坐空山中以醫爲令所役屢入署中卽日欲閉戶行功憂法財耳勉余早修恐年至不及語甚苦余亦心動約歸途扣其秘訣薄暮以食品四色餉余別去在坐者仲修待伯宏不至取惠泉四甕宿惠山下廿四日早行三十里而且是日作李年伯狀途半伯宏至晚至毘陵狀脫稿伯宏仲修啜茶試新汲惠泉六七壺甚快廿五日早行三十里而

且擢雲間陳母沈宜人墓誌銘日中脫稿晚至  
丹陽伯宏仲修同晚酌啜茶二君明早先過江  
都附一使同行致李客部數字并狀草廿六日  
行二十里而起風甚逆早微寒加被起加衣晚  
至京口是日完華亭高太史誌銘宿諾兩年矣  
廿七日渡江東風頗疾江波微作推窓回顧金  
焦北固與上游諸山翠色欲滴一飯頃至瓜州  
日猶未午廿八日過閘候放閘更盡至江都宿  
驛舍傍李汝培中丞汝唐客部汝謙孝廉相待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五

於津次過船叙飲夜半而別廿九日陰雨竟日  
湯熙臺民部來吊奠李見衡年伯之喪送寓王  
君燮宅君燮爲汝謙之倩汝培治酒相款同年  
支汝賢陪宿君燮館初一日陰漸晴答拜湯民  
部汝培留飯晚赴湯民部飲伯宏同席宿舟中  
初二日拜朱郡公錦同鄉之餘姚人拜劉江都  
是日不面返寓朱守公來報謁久之劉江都來  
謁晚赴支汝賢席初三日訪張將軍國棟絕有  
力殺人報父仇世稱張千斤者今春三月晤於

新安獻吉夢報謁年家二章生長字大年知爲  
文汝培設肉麪復置酒晚辭歸舟初四日揚守  
朱君餉隸釋四部湯民部遣牌護送至闡汝培  
兄弟設祖於南莊以軒名亭名堂聯請亭在高  
臺之上前有池池中又架木作亭臺之東北有  
清涼寺地甚夷曠臺後新峙竹軒前富牡丹芍  
藥夜別汝培汝謙南莊汝唐以舟送二更復飲  
汝唐舟初五日舟至二閘糧舟阻塞候開閘不  
時汝唐邀別於瓜州酒肆胡沈及密客二三從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六

汝唐有金山之興伯宏復愆吏不已乃遣奴從  
舟取臥具至江干登舟興行濘中數百步許伯  
宏不良步復以輿迎之鼓棹半餉達金山日始  
晡初六日暮登京口舟胡沈別買一舟先行夜  
酌而別約仲修晤於澣墅伯宏晤於寒山初七  
日微雨作金壇王宇泰于中甫潤甫褒甫中甫  
叔元猛書又蔣墅賀知忍書遣奴子致之惟中  
甫或在吳中不付儀物索宇泰千金翼方新刻  
致王伯橐尊人涉令墓誌銘宿丹陽初八日西

北風舟行甚速行三十里折棹竿時臥中驚而醒連日以目赤不閱書不作詩日暮至毘陵三十里而宿初九日汲惠泉十甕先存二甕宿無錫南關初十日大逆風舟行頗艱行三十里而起日西達澣墅晤伯宏仲修俞羨長晚劉元定設席舟中相款羨長仲修同席更餘過船啜茶胡沈看羨長舟中收羨長文選七百餘張先付繕寫銀十兩陸續付買板及寫刻四十六金矣宿楓橋十一日微雨同三君詣寒山寺旭師偶出其徒留飯徘徊竹下久之而別舟次石灰橋候戴翁不至買物使至云城中有大雨而沿途甚微宿石灰橋西十二日仲修至與張士魯相繼偕仲修訪曹能始邂逅沈從先與能始約晚晤周本音中田廬本音亦以此晨別去江都劉明府使者追至得書傳言譚公亮在閩門欲相晤竟不至午前發舟士魯舟同發日晡至吳江士魯報吳仲庚出晤欲挽留入城不可物色沈少卿先期往曹村金氏矣仲修在余舟而其舟

先發不知泊何所身往覓之余過士魯舟至中  
田廬風雪淒冷中晤本音本音抵家先我一餉  
許坐未久忽聞人聲胡仲修與曹能始至矣能  
始偕一閩客貌甚醜二更月下別本音從小舟  
至大舟夜且半矣十三日過平望從仲修舟過  
長溪看寡女旣飯遂行王江涇過大舟夜達郡  
城十四日偕仲修飯於包宅去邪侍行宿拙園  
十五日始卸大舟十六日晨後從輕舟往璉溪  
胡仲修同行西北風大舟由皂林入路夜始至

茅薦卿近出始歸前月廿七日歸自京師坐書  
室久之孝若至叙談更許宿薦卿齋十七日薦  
卿孝若各設席相款晤宣城沃生言堪輿者甚  
取余家沙村先隴而非其穴云嘯天龍法上聚  
今稍下不能領砂水余與定約廿二日待之砂  
村更一商訂其夜仲修別入舟余宿孝若齋十  
八日薦卿設早飯遂別夜返郡城蔡氏迎親船  
未至二更過拙園十九日李玄白姚叔祥見訪  
葉氏二生乞墓誌旣午爲長溪之行几軒太史

以次日寅時遷葬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贊

後五日頭陀記後并贊

右五日頭陀記吾納友文所作文吳之洞庭山

吳之洞庭山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九



余稍可不能領妙亦余與定約廿二日待之

村更一商欲其夜伸診別入舟余宿孝若齋

八日為船故早飯交別夜及郡城蔡氏迎親

未華二更過世園十九日奔去自姚叔祥見訪

以次日寅時遷葬既午為長溪之行凡軒太史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贊

跋五日頭陀記後并贊

右五日頭陀記吾納友文所作文吳之洞庭山人舊字正宗任樵李故聰明英辨而握筆爲文非所習也一遇達觀師看破倩女離魂頌便知眉橫鼻直去年得同叅密藏師兄書謂文爲藥汞銀見火則飛趣文亟隨老師了末後一著子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一

文且行就余言別留武林數日偶談及文字旨訣余曰知寫家書及上豆腐酒帳便知爲文文失笑曰然夫法法仍舊何有於文將心覓文愈巧愈離矣別後呈文數首五日頭陀記其一也信手拈來直截高妙超出筆墨蹊蹊雖文之遊戲三昧無所不宜而余之一語實有以發之余對朋徒時舉此話失利多矣賴文一雪快不可言乃作五日頭陀贊曰

爾五日頭陀者何人耶文公記之眞實居士贊

之豈惟吾兩人將十方諸佛各于其國出廣長  
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  
莫輕是五日頭陀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  
是人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菩  
薩聲聞一切賢聖莫不歡喜贊歎其聲如雷金  
剛般若云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  
亡而况聖賢出沒於生死海中不可以跡計而  
情量五日非速萬劫非長放乃獻珠無轉變相  
爾等衆生其亟念佛戒殺勉遵五日頭陀之教  
以相見于極樂之鄉

快雪堂集

卷之二九

二

五日頭陀記附

頭陀姓徐氏諱性容某縣人生而簡默淳厚無  
他行能每有青山白雲之思家貧無以自給總  
角依陸司空爲童子見沙門輒致敬司空獨異  
之人莫識者今年春幾月染嘔血病口氣常臭  
謝司空寄跡報本塔院從諸耆宿修淨業卽屢  
弱難支念佛不輟或謂病亟矣胡自苦如此曰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幾月病益沉綿一日願禮

僧伽求薙度披袈裟端坐五晝夜水漿不入口  
有弟侍左右問欲何食曰欲得果食弟以果進  
噉青梅四而謝其弟曰吾今日歸矣而善事二  
親若古之某某者其婦惑於巫言曰歸大早耶  
尚須三日曰去任由我由巫言乎婦人安有不  
祥之言哉一時緇素聞頭陀狀爭先問道但曰  
戒殺專持佛號而已其口氣所觸有花草香言  
畢入龕結金剛印趺坐而化其母摩頂至足徧  
身皆冷獨頂熱兩足底似水墨雲霞色司空爲

快雪堂集

卷之二九

三一

衆倡作禮一衆皆拜閉龕迎至某所先是靈雨  
爲災是日雨甚俄而開霽將舉火焚而龕門忽  
開頭陀屹然如故後火焰若鎔金而盡遂塔於  
小瀛州是夜里中人素持齋者咸夢頭陀示以  
戒殺專持佛號如生時語何其異歟詎其生于  
嘉靖戊午某月某日死于萬曆丁亥某月某日  
閱世三十年爲僧僅五日文嘗聞龍女獻珠疾  
證廣額放刀便休無他唯了知自心而已旣曰  
了知奚容間於毫髮哉頭陀不離俗而爲僧伽

非久修而成聖果易口臭爲香明業感之不定起病骨而坐表情量之可違正所謂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者其唯自心焉文掛錫當湖知頭陀生平最悉輒述其梗槩以記之爲學佛者斬偷心之鑊鄒云萬曆丁亥七月廿八日南海沙門文和南記

讀晁無咎猪齒白化佛贊

猪齒白化佛贊宋濟北晁無咎先生所作在雞肋集六十九卷余甲申歲始得見之其文淋漓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四一

恣肆如風鼓橐如水揚濤朗讀一過不覺毛豎皮栗汗出淚下卽逞似達觀密藏二師俱踴躍贊歎屬余亟爲流通夫諸佛大悲心中平常遊戲而昧者不知目爲奇特無咎兄弟將錯就錯記之不已又從而贊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令此事此文傳播無已亦熟惱衆生頂門一針也無咎嘗叅圓通覺海二士晚年又見楷老而東坡山谷俱爲師友故其見解卓絕如此至文章華妙又刺事耳因跋數語于後令好事者所在

刊行之在具眼人必謂余盡蛇添足然亦諸佛  
悲心所許也萬曆戊子二月二日眞實居士合  
十書

猪齒曰化佛贊附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喜  
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  
骨啣之信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  
齒曰中得肉如拇色紺碧瑩白正諦視之如來  
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跣趺瞳子隱然莊嚴畢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五

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  
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  
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  
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  
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菩薩動於威神爲警  
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闡提墮彌戾車於沸鑊湯  
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  
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  
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

信音館  
犬爭市

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  
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  
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  
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  
於職氏之猶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  
不覩若信若不信至于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  
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  
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啣  
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六一

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  
知悉見次第現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  
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辦意不殺決定自知如  
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  
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  
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廿七日  
初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  
云

峩嵒山淨土菴募造大藏勸緣偈

世尊說甚深

十二脩多羅

天宮及海藏

靈文悉充滿

支那心量窄

不能廣受持

是故經論律

西來止少分

以較天龍宮

大海一涓滴

聖代廣流通

兩京各鏤板

琅函及玉軸

妙樓閣莊嚴

刹刹勤頂禮

亦有緣未到

寂寞空山中

此方真道場

峩峩銀色界

清涼洛伽三

普賢等任持

領三千大士

賢聖時徃來

側塞虛空中

凡眼不能見

中有淨土菴

過去大智師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七

淨心所建立

一切莊嚴脩

將欲迎大藏

嗣牽海上緣

此願未及償

良哉夜臺師

師門稱上足

抖擻精進光

夜行空山中

惡獸咸怖伏

是故名夜臺

女弟子如月

習定化諸有

憶師薙髮恩

同力酬前願

世間等空華

種種俱不實

眷屬及資財

芭蕉無有堅

若回心捨施

多寡隨自力

真經六百函

一函文十卷

字字出金口

卷卷披佛心

福利無有邊

諸罪悉令滅

自造勸他造 轉轉相勸造 多分及少分  
俱入大願海 直至于成佛 不出一刹那  
眞實老居士 筆頭放光明 其光千萬丈  
說此妙伽佻 普勸一切衆

讀鐵牌上人悟募興補陀道場十二大願

文贊

鐵牌上人名定悟吳人也嘗禮普陀大士慨然  
以興修爲已任於五臺尊像前然指發十二大  
願云云鏤其文於鐵牌懸之項以故人呼之鐵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八  
牌余返自洞庭兩山暫憇寒山寺因友人戚生  
得見悟道容和粹頂項如山亟取鐵牌願文讀  
一過不覺慘然淚下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  
來迺合十稽首爲之贊

佛說藥王品然身或一指宿障一時消况發眞  
實願願願齊普賢等虛空無盡六種俱震動天  
龍淚如雨願護上善人願願得成就普陀白花  
巖紫竹林聖者萬衆日頂禮有如百川朝殿堂  
耀金碧切火不能壞妙像千手眼量與鎮州等



龍藏賜上方寶閣金莊巖賢聖僧雲集四事諸  
供養上人大願力一一皆擔荷如彼師子王而  
搏大香像神力本不欺有如殺一兔我今幸隨  
喜功德無有邊作此妙伽陀勸諸十方衆隨緣  
善喜捨功德等無邊從劫復至劫稱讚亦不盡  
無錫保安寺重修穢跡金剛殿贊

近來法道陵夷魔外充斥剃染而明毀戒律寇  
冕而顯鄙倫常以盲引盲未得謂得作大妄語  
成一闡提每見如斯何止一數此非吾儕手中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九一  
塵尾所能撲滅未免思穢跡金剛王以寶杵墮  
粉之耳錫山保安禪寺有穢跡殿堙廢已久沙  
門行固毅然以興復爲任今政是時真實居士  
歡喜踴躍爲之贊曰

惟金剛王名曰穢跡輔佛護教威靈不測錫之  
保安有殿在焉昔爲金地今爲荒烟萬曆甲午  
再興之年惟僧行固願猛志專信施雲集寶坊  
赫然後五百歲魔強法弱如千鈞重引之一髮  
惟穢跡王有大威神摧伏魔外如風揚塵莫輕

造殿有爲之功。此殿一成，魔殿卽空。雪浪作記。真實作贊。如火續火。同輝共焰。

明大峩山白水寺別傳禪師贊并序

別傳禪師行履脩載。今大學士玉壘陳公所撰塔志銘。而余亦以達觀大師請爲作傳。久之傳成。卽付僧持去。不謂至今未達。余旣不能憶。僧爲譙索行笥中。又不得副本。而師之弟子如奇與徒泉四五人沿流八千里守俟數月。誓必得文乃歸。余憫其志。作別傳禪師贊付之。贊曰。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大峩之山高屬天。神光上與西極連。中有大士曰普賢。列聖圍繞。跏青蓮。大願不捨遊人間。現凡現聖。滋福田。何來高僧。字別傳。住持白水四十年。潔身口意如澄淵。建立佛事。揮金錢。數滿十萬。又八千。壽量有限。願無邊。我聞師語。忽汗顏。凡愚安測聖智。全僧授佛牙。囑流傳。大十五斤光。芋眠震旦機。小倍不堅。慎勿秘藏。滋善緣。獨高臺畔。見普賢。雲光鬢。隸坐金船。大鍾無足連。山顛千里乍漲。如驅烟。惟師神異亦多端。聊

記一二警愚頑弟子鎮滄稍違緣頂施碗水戒  
勿徧擯汝止俟一滴消更加叱罵心茫然忽爾  
三昧力現前身心碗水直下消謝師深慈無比  
焉鉗錘縱奪殺活全大機大用此可觀我作伽  
陀如花妍令師鴻名照大千  
雪觀音頌  
萬曆甲午正月初九日南翰林署中時  
值大雪童子聚雪作觀音像高七八寸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以雪爲身以空爲骨瑩白虛明妙好第一大士  
應身徧十方國現大現小威神莫測是八寸像  
具大神力禮拜供養慎莫輕忽能生智慧亦度  
苦厄雖童子戲真實功德佛記是人成佛已畢  
見聞隨喜獲大饒益重爲證明居士真實

雲石頌爲錢君作

我觀乎雲滂然而出紛其五色不崇朝而雨八  
極以比君子之澤我觀乎石凝然而立有文有  
質玉生其中而光外溢以比君子之德有美一

人兼此二物雖然雲之失馳吾取其歸歸則不馳石之失愚吾取其輝輝則不愚文章而宅道樞忠信而慎威儀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關漢

桓桓關侯疏爵漢壽初逢先王輔車左右飛也同心力扶顛覆報曹刺良雄名益張先主王蜀侯鎮荆襄降禁斬德七軍盡亾遷都避銳瞞也何怯白衣搖櫓蒙也何譎侯死不死至今烈烈侯產於蒲歸神章鄉中原江左萬里蒸嘗呼吸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三

感應烈日秋霜侯武而文好讀左傳侯勇而義秉燭達旦絕倫逸羣葛公所贊生爲名將沒爲名神如侯者希千秋一人我作贊詞佐岳繼塵西僧元怛吒釋攜旃檀佛像三軀歸國爲

之贊

稽首世尊釋迦牟尼及無量壽藥師琉璃或折或攝在東在西如空合空跡異本齊有竺乾師元怛吒釋手熟旁行心通祕密幸哉供養春秋倏忽今攜尊像還錫本國其國所有銅像金銀

觀茲旃檀生奇特心有張氏子施造其一余婦  
繼之并捨兒飾三像巍巍金山湧出見聞隨喜  
獲大利益師去何之瞻彼落日天龍鬼神擁護  
而行屈申臂頃過十萬程

長旛贊有小序

女弟子沈氏嘉祥年四十七歲前南祭  
酒馮夢禎室人也製長旛二上用五色  
綵線刺東西三聖及九品往生像經歲  
而成嚴飾妙好惟是見聞靡不歡喜因  
比丘尼悟圓送清涼山文殊道場供養  
而夢禎爲之贊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三

吳綾光淨如白雪製爲長旛尊像列娑婆極樂  
無差迭一句彌陀足橫截世尊金口所宣說十  
方俱出廣長舌讚嘆功德劫至劫女弟子祥損  
膏血巧心妙手積歲月奉施清涼宜歡悅一針  
一縷佛所攝福因增長罪消滅文殊大士與記  
剎萬菩薩衆授手接須彌如礪大海竭此旛功

德無休歇

示楚僧無外遊方

楚僧無外狹小黃雀樓鸚武洲將謁觀音於補陀叅文殊於清涼禮普賢於峨眉訪五百應真於石梁方廣因鄧蔚山王索真實居士一言紹介於諸山靈居士唯唯夫出家兒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不憚登山涉水千里萬里訪求知識爲已事未明耳豈徒玩弄泉石流連風月記取唐碑漢碣誇聞見博衣食哉無外有如此志氣雖未離鸚武洲十方菩薩悉知悉見無不爭先攝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受攜手同行居士豈難吝放筆頭光明一爲紹介不然雖足跡徧名山草鞋錢難抵償也於是山王歡喜合掌讚歎曰善哉居士快作此語因以似無外癸巳閏月六齋日真實居士焚香書

硯銘爲朱良叔先生題

爾體剛爾用柔剛近仁柔近智利天下而不德故爲天下式

上天竺鐘銘

皇明萬曆戊子夏五月初九日杭州上天竺

新鑄大鐘佛弟子馮某謹爲之銘

日辛卯時禺中建神物垂無窮如天覆時訇轟  
息衆苦警羣聾本無聲聞亦空上上機一擊通

雪浪師像贊

目如朗星舌如電光手提玉麈意氣莫當揮毫  
則麗藻堆湧說法則妙義飛揚是方袍之遊夏  
而明代之支郎

寒江上人像贊

心如水面如月不縛律常歡悅佛國中酒不缺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五

身外身丹青揭

孫司禮像贊

古心古貌爲國爲民三朝遺老一路福星依紫  
極班四星之寵秩綴衣齊三事之尊飽書史有  
經生之博雅排紛難卑辨士之縱橫願神道釋  
之境混跡湖山之濱是其衮衣巢許而清禁良  
平

劉生懋賢父讚

聖賢出沒生死海中遊戲順逆面目不同或露

消息於其臨終。剎塵影現悲願無窮。惟劉居士  
布衣之雄。誠心直道。賈服儒風。晚嬰病苦。忽醒  
大夢。五戒之鎧。一月在躬。我是寒山。以警贖聾。  
或人或天。可西可東。樂邦兜率。是君故宮。君不  
可識。識君遺容。非丹非青。卽色卽空。是甘露門。  
覲面相逢。若也刻舟。劍去無蹤。

江村居士贊

爾之胸中慶雲和風。爾之杖底江湖萬里。爾之  
遠廬千古圖書。所不足者濟勝之具。以故見翠  
快雪堂集 卷之二九 十六  
壁而嗟吁。爾所不足不能掩其有餘。是其江村  
居士歟。

鄭文學翰卿贊

爾氣翩翩。爾腹便便。爾筆舌見麴車而流涎。如  
斯人兮奈何。江湖流落而不登金馬石渠之間。  
雖然胸中萬卷杖底千山。取數已多。未免見忌。  
蒼蒼之天。

吳伯實像贊

望之春融。卽之謙沖。探之巖密。經緯在中。蓋公



之大不可見而出其緒餘以經理丘壑結構之  
之妙合於化工余過藍園半日春風鳥啼花開  
有如見公公神何之敬贊遺容

吳與松像贊

我昔來遊公也居停我今再遊條兩周星公體  
如雀翩翩亭亭惟公素心難寓丹青四十七年  
遺緣蛻形神遊帝所玉洞金庭睹公遺像我涕  
其零

履素子像贊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七

爾哲而髯人貌而天行在儒俠之間荆庭春茂  
蘭階晚妍如斯人兮名實俱擅旣豐其德何必  
豐其年我瞻遺容飄然若仙

丁長公像贊

懿茲長公氣宇如龍髯而翩翩春容惠風年不  
逮德行克肖衷吾日三省用淑厥躬蓋公之緒  
餘以恢弘先業而其深培厚積足庇乃子若孫  
於無窮公不可起敬瞻遺容

吳長公之子從章出遺像乞真實居士一

快雪堂語爲之贊遊黃山雨中始克償之長公  
名其字其樂山其別號贊開之著

出則名聞四方處則行比一鄉生享高年之爵  
沒聞滿室之香儒曰得正釋曰吉祥八十一年  
如熙春陽子弟化之孝友嗣芳有肅遺容德音  
不忘北四十分分歲捐百金十年滿行就緒矣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九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共

不亦長公像贊

吹噓春陽千華外之孝文臨哉育肅遺容德音  
交聞肅室之香肅曰壽五縣曰吉鞠八十一  
出頤各聞四式頤頤示其澤坐享高年之壽  
於無窮各其字其樂山其限贊

吳詰爲之贊遊黃山雨中始克償之長公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跋

刻經約文

藏師刻經大願起。因此地而結期於清涼集大緣。南北四十分。分歲捐百金。十年滿行就緒矣。而此地不與焉。爲善信者不亦難乎。今蒙梅村居士發起。某等協力共擔一分于大緣。四十之一于小緣。則四百之一也。一滯水不足稱全海。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一

然拒一滴水。則全海不成。法華一稱佛名。乃至小低頭童子戲。俱已成佛。吾儕今日之願。豈徒爲此地生色哉。謹書此授藏師。其以告于諸佛菩薩。萬曆己丑四月廿八日。拜書于郡城之楞嚴寺。

白衣觀音經咒引

菩薩大悲於一切衆生。作一子想。故循聲救苦。如疾痛在身。方便拯拔。無所不至。衆生不然。身之外。獨憐愛其子耳。至于無子。則悲愁怨嗟亦

無所不至有人焉願效其術使之有子則驩喜  
踴躍而從之唯恐後雖仇讐之人固于膠漆矣  
菩薩大智于一切衆生心想悉知悉見能施善  
巧方便神力拔其所苦而與之以樂此白衣經  
咒之所以傳與夫人卽兇頑殘刻一旦五體投  
地祈哀懺悔于悲尊之前口頌伽陀而心希感  
應無論他時後日卽此現前一念于大悲心體  
絲毫不隔然則此經咒行世豈徒令人有子已  
哉劉生塙刊布流通當亦見其然矣書此以叩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

跋金剛經

金剛般若諸經之王書寫之者當獲殊勝功德  
卽不妨庸札况名流妙筆片紙落地萬戶驚傳  
者耶長公此石當與蘇端明趙魏國兩本競傳  
無疑而余得以數字塵其後法門書苑雙結勝  
緣其何以如之

題首楞嚴集註

注家之於經如羣盲摸象非不得象之一體而

謂之全象可乎。首楞嚴惟般刺密諦一譯而又潤文于房相國融簡奧精博妙得佛旨宋以來註釋紛然今所傳者惟孤山而下數十家或括之爲義海爲會解精英已盡他如溫陵要解稱詳核覺範合論稱直截其最著者此坦法師集註則余所未睹亦不知坦師何代人然欲精研是經者得此本而存之隻鱗片羽當不乏也余嘗欲掩關青山取是經讀之窮參極思俟有真得而復筆之爲書一掃支離影響之習爲此經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題法華抒海

法華爲世尊究竟極談讀誦書寫獲福無量而况爲人演說顧演說之者如探巨海探神珠始于望洋終于飄墮如公抒海則不然能以三千餘言括盡一經大旨初懸一光示法界之同體次詳諸品如子母之相生持綱而衆目森然引

鏡而萬形畢察黃面瞿曇之伎倆于斯已窮天下老和尚之舌根不覺自杜所謂全珠卽海全海卽珠不煩有杼而亦不妨一杼者與噫妙矣

題正心論

吳大帝問三教優劣於闕澤對云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此喻至平可以息爭矣而後世紛紛操戈相向闢佛者至欲人其人火其書而後快而後儒遂以功不在孟子下許之隨流揚波至今未已柰之何能使學佛者無言哉澄公正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四一

心論十一篇大都直明心性本有以破儒家意度之非其言不啻詳矣愚謂儒家言心性支離汗漫則誠有之然豈仲尼之本旨哉兄若弟一父母所生年壯有妻子析煙而居或相往來犬必迎吠者門戶異也彼主人之兄弟赫然怒而欲擊之豈若徐俟主人之出而一笑哉澄公雙名鎮澄號空印燕人出家廣應寺

刻淨土三經緣始

今之學佛者語之以參禪則掉臂去語之以淨

業則喜而從之。莫或異也。得無以下里巴人爲淨業累乎。余謂不然。參禪固難。淨業亦未嘗易。里父有鋸柴積豆以斗斛課佛者。晨起口喃喃。至莫不已。而其心之馳于妻子財利者。甚于常人。聞者鄙之。今之修靜業者。大率類此。古德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一不生淨土稱念。一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刀刀臨頭。愛子死而心不動。若然者。今之人能之乎。吾故以爲淨業之難。與參禪等也。余辛巳

夏嘗與淨侶結制拙園。扁其堂曰淨業。一事一念之失。必至佛前。稽而記之。以驗功夫之進退。用心之疎密。目之曰淨土資糧。佩之胸前。出入卧起。必俱。然精進勤勇。才數月耳。其後漸怠。漸棄。并冊子亦不知何在。忽忽八年矣。吾郡季居士某篤信淨業。既佩所謂淨土資糧。結淨侶。修持無替矣。而又刻淨土三經。如余同年傅伯俊所刻吳中禪誦之式。以與修淨業者共之。其氣甚銳。若瀑泉湧于高山。不可挽截。余見之慚愧。

汗下而又憂其或終于怠且棄如余今日也乃因其索題三經緣始而深談淨業之難以邀進之三經者謂佛說阿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與大阿彌陀經是也大阿彌陀經乃龍舒居士王古參衆譯而成者余謂其文龐雜故以大寶積經中無量壽如來會二卷別行代之若三經之旨以待誦者自得余不贅云

因明入正理論疏引

諸法本源曰正理徹諸法本源曰正智卽是因明因明爲能入正理爲所入菩薩證真現量真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六一

比量故有真能立真能破以果照因以自悟他

故曰因明入正理苟非證真之人則一開口而

三十三過隨之立量豈易乎哉譬如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則諸侯拱手聽命而天下治自諸侯

大夫出則四夷交侵民無所措其手足矣閱此

論者如客兒閱帝王世譜雖知昭穆次序而不

能冒神明之胄又如盡識三千律條而身非刑

官遂欲加之有罪其誰服之然則學者所急務



在證真哉務在證真哉遂書此以引幻余界公  
造疏之意萬曆己丑五月廿三日時避暑吳興  
峴山寺滴翠軒

題經直畫一

佛法難值雖單言片字直得捨全身以求至國  
城妻子貨財不足言矣今幸大法刊刻成書明  
窓淨几時抽一卷無論菩提正因卽披研妙義  
心開目朗豈減南面百城之樂而所損財直又  
甚無幾吾以此知倡刻流通之功塵沙諸佛所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七

共贊嘆今以防欺護善故酌紙藉刷印裝潢工  
費之中定爲常直不得低昂名曰經直畫一以  
便遵守經肆在嘉興郡郭楞嚴寺萬曆乙未三  
月旣望遊雪水書

書刻藏緣起後

南宗上人以中涓出家棄紅雲瑠輦之榮而希  
心空及第比歲居天目偶遊湖上余得邂逅于  
淨慈僧寮氣沈志雄真人中師子也憫南方刻  
藏勝緣經久未就慨然願以身頂荷之余讚嘆

已因令叔宗居士書刻藏緣起一通贈其行而綴以數語夫晉鄙之師老矣非信陵安能集五國之師破秦而解邯鄲之圍南宗勉之矣珙函縹帙將旦暮入手照耀心目喜可言耶敢與諸勝流立俟之乙未孟蘭盆齋日

跋唐元徵甘露寺經閣碑記

元徵與余爲布衣之交旣貴而留心般若親近衲子又與余爲方外交今歲初冬金陵僧如學齋示元徵所撰甘露寺藏經閣碑記其筆頭光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一  
明幾欲爍破大千此可以觀元徵近時所養矣余又嘆經閣之成余始倡緣元徵作記吾兩人于甘露信有緣也哉

跋楞嚴造殿疏後

世間一切事俱有時節因緣先之不可後之亦不可始藏公初復楞嚴先造僧堂安衆謂大殿之工可尅日舉竟徘徊紆阻垂二十年此疏之作余在南翰林是時藏公已遠遯霞表而幻余任事今幻余遷化又五六年矣大殿之興今政

是時必有成藏公幻余之志者展疏讀之愀然  
興感敬跋其後以告十方檀越時萬曆辛丑冬  
十月旣望書于松陵道中

跋自書飯僧疏

此余校經金澤時所書後七年庚寅秋八月十  
二日余自故鄉返武林晚泊塘棲河上人迎余  
過其禪居噉余紫芋胡餅門人升之兩兒子從  
無不厭飽上人示余此冊方悟往事上人竟不  
住大善時上人飯僧已七萬數矣上人俗姓秦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九

錫之田族少年傷目出家法名性河號柔菴不  
知書而天資誠篤所行合道事余如天人師之  
乍至也余甚愧之

跋悅公四十一自祝偈

出家兒當直下了取自己如壯士持刀入百萬  
軍中取大將首級如入無人之境何暇盤桓路  
歧留連光景向人誇秀媚精進耶故詩非禪者  
本色而本色人則不妨遊戲于詩資生產業與  
實不相違背况詩耶白下恩公悅公俱從講入

禪未免帶六朝鉛華氣習中歲知非逃八珍五齋而甘無味之味有同心焉悅公住牛山幾十年所始與余相見湖上覺其眉宇間俱帶冰雪已示余四十自祝偈余讀一過則如水流花開自然成色有寒山之真率而稍雅有石室之瀟灑而稍工真本色人語或以詩人三尺求之劍去久矣至讀恩公一跋歷敘苦辛思深語激有戒心焉吾又知此兩人者終能相成也已癸卯長夏日跋于鬱金堂中時霖雨未解涼氣如秋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十

書宋繡蓮經七卷後

法華爲釋尊最後純真極談善男子等受持誦讀爲人演說乃至書寫一偈一句其人滅一切重罪滋一切福田有人捐頭目腦髓及國城妻子資生之具若大地微塵數供佛及僧從劫至劫無有休息其人所得功德豈不甚多以校崇奉法華人功德于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以用讚嘆從劫至劫所不能盡何以故以此

經最尊最上無有比故有宋紹興乾道間湖州  
長興縣平望鄉陂門村善女人王氏二十八娘  
于此經發懽喜心殷重心勇猛精進心以紈素  
爲紙綵絨爲墨針爲筆始戊寅迄己丑十二年  
而七卷成視書寫勞費不啻數十百倍流傳崇  
奉經元初兵火失三卷後歸郡城談君玉君玉  
子奉遺命以經歸飛英塔院住持僧妙演又感  
烏程縣西善女人楊氏二蔡氏各繡一卷而經  
始完帙嗣歸餘英溪德證寺僧式菴至正再經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兵火此經幸爲龍神所護完好無虞入國朝經  
歸武康三橋埠晉濟菴二百年來崇奉無替寺  
僧濟乾懼法寶之凋缺憫王氏等手澤之僅存  
將請于檀越補而飭之隨蒙鄉達許敬菴先生  
首倡諸善男女協力大業日暮就矣復曩經謁  
余請一言爲之殿余敬諾之時有海昌之行載  
經舟中乘暇恣觀絹素古淡字畫精潔間有磨  
滅然可讀者尚十之七婦人女子目不知書心  
不解義而能以針指營佛事其精誠所感猶使

數百年後歡喜讚嘆競爲補苴遺漏豎大法標  
幟以是因緣生生世世常生佛前常聞妙法疾  
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况我輩聰明男  
子慧業文人隨探聖經一如引鏡自照其面而  
畱連花箭娛悅畫屏轉眼百年已逝其半無論  
多生鶻臭布衫未曾脫去卽于弘護之事輕心  
慢心其與幾何視向繡經女子真可愧也因書  
其後歸乾且以自勵云萬曆乙未秋八月之十  
二日中日分舟過大毛鎮書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跋吳中石佛因緣

今歲辛卯四月二十一日紫栢老人至自吳江  
報恩彼有石佛師曰此東晉浮海物也出微妙  
伽陀贊之以示真實居士居士曰不然吳中浮  
海石像二軀今在開元跣趺衣折大異安得有  
已師置辦不已居士初則疑再則信遂從而跋  
之又明日繆仲淳于中甫二士以師命禮吳江  
石佛還仲淳曰非也其日師先往開元又明日  
相見師曰非也不有開元之是何以印報恩之

非但相視一笑而已。悟後大都景象。若是因請師以前贊回施開元并錄郡志石佛因緣一則。梁簡文帝銘江文通詩附寫江詩數字。譌脫居士舟中偶有江集。遂正之。共爲一卷。入師北行裝中。亦一段佳事也。二十五日。跋于寒山寺之舍香林。

讀紫栢老人徑山歌

欽師曰。修行乃大丈夫之事。非王公將相所能爲。而當時靈雞白兔亦知侍衛。豈王公將相之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智反出雞兔下。耶老人云。功高報曉。勇蓋傷之矣。欽師而下住山。稱天人師者八十餘人。法席最盛。先妙喜。余丁亥初夏。反自天目。曾一宿此山。明月堂中。聞已牧豕矣。傷哉。當今宜住此山。起八十餘祖之家風者。舍老人其誰。幸爲人天珍重。辛卯夏四月之二十六日。梅雨方作。舟次吳門之上新橋書。

書寶幢居士遺集

昔人論書謂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詩文亦

然居士深于禪。故其書畫文章一味妙悟。澹而有餘韻。所謂不求工而自工者也。雖然居士已坐蓮花寶臺。與諸上善人遊處。其尋常四威儀中流出無量微妙言句。滿十方界。有人會得水鳥樹林。皆居士筆。又何暇鼓揚其科斗時事耶。讀是編者。能具此眼。始爲不負居士萬曆己丑七月既望書遺居士之子司訓君某。表其淵。

跋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

末法修行惟淨土一門直截穩當如彭祖觀井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十四

圖決無墜失之理。然愚夫愚婦所易而士人所難。專與不專也。去歲吳韞翁左轄致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一帙。始悉居士往生顛末。其撒手一著多少精彩多少自在。豈非專之效耶。嘗欲採近世往生事迹顯著者彙爲一集。當以居士壓卷。有志未就。且承韞翁之意。次序居士遺稿。鏤板浙中。亦宿諾年餘。余之懶漫大都若此。昔年亦嘗課淨業于拙園。三兩月之後。輒厭倦棄去。今年加老而絕葷血。捐妻子。益加難。余視居



士豈非九萬里之上哉居士前身當是畫師詞  
客游戲筆墨超出町畦大有幽人之致惜未見  
其畫快讀遺稿喜不能捨百川中月便是天上  
月勿謂此不足以得居士也居士子博士君三  
致書乞余跋語及挽詩時有東昌之命使者索  
報甚急湯跋數語復之挽詩之責卽不能償待  
余蓮化土中面償居士耳一笑庚寅冬十月書

重刻林間錄跋語

達觀禪師嘗謂余曰禪家綱宗若兵符信陵君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五

以百騎入晉鄙軍中椎殺主將而奪其軍六十  
萬衆莫敢誰何兵符在手耳五家宗派各有綱  
宗綱宗一得則殺活在已凡聖莫測至於家裡  
人雖數千里外一言相聞便能鑒定是某家兒  
孫寧令野狐外道羣起爲妖祥哉此覺範著書  
意也其言曰祖宗門風譬立萬仞而子孫畏之  
喜行平易坦途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  
係辭卽三尺童子笑之矣痛哉言乎孟軻氏欲  
正人心息邪說以衛孔氏之道且曰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然卒賴其言而孔氏之道至今  
不廢嗟乎祖師塗毒鼓千歲之下猶有聞而歿  
者覺範之功豈可誣哉今去覺範之時又遠宗  
風不絕如髮達觀師慨然任之欲倡明綱宗以  
息魔外今之覺範也故亟欲廣其遺書先命密  
藏開公募刻僧寶傳已因介如石公勸鄉大夫  
包先生刻智證傳已又因包先生勸顧邑侯務  
遠刻此錄邑侯海虞人予同年進士嘗師管登  
之先生友瞿巖諸君子其菩提種子深矣刻既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六

成索余跋語余方束於教卽宗門事如盲人摸  
象安能有言獨謂握兵符者惟大將提綱宗者  
唯悟心人覺範得法于雲菴故能拈五家宗旨  
示人如庖下解牛無不湊泊所謂兵隨將轉符  
到令行者也今之人全無實悟而習學捧喝機  
緣欲以誑人正以自誑則祖師綱宗無乃借寇  
兵資盜糧與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是又覺範與達觀師意也讀覺範書  
者其尚先務悟心哉其尚先務悟心哉

元板傳燈錄跋

宗門不立文字。乃有文字。景德傳燈錄。余所畜舊本甚佳。竊寶惜之。未暇探索。今春過茗烟家。凌玄房誇示。余此本與余藏本無異。而裝潢有加。馬檢卷末。知其爲勝國至元間板。元板之精。幾亂宋板。又爲傳燈可寶也。此外又有續燈聯燈。廣燈等。當必有佳本。如此錄者。安得盡有之。爲快。雖然。能加探索。一則兩則。便可穿佛祖鼻孔。不然。徒寶惜之。以供蠹魚無爲也。余老矣。願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一七

以勉玄房

付法圖跋

此宗家付法圖也。自迦葉拈花。訖江西馬祖。應三十五。今沂之前。共得十七。裂其半矣。每圖尾各書授受因緣。有趙宋諱字。其爲北宋物無疑。道貌凝寂。衣摺簡古。掩映樹石雲水間。一段目受心與氣色。千載如見。噫。其龍眠梵隆之變筆耶。當今法道凌夷。至閃電光一著。子久矣。絕響觀此圖。不覺三嘆。真實居士盥手。書于孤山之

晚研堂

書楞嚴寺禪堂碑後

予以丙戌正月爲此記其敘興復因緣語意過切致設伯度施氏雅意後得其詳頗悔之而伯度不余病相歡好至今余爲伯度所包容久矣余謂伯度楞嚴殿工伊始子能爲功德主余願易前記數語以報何如伯度喜曰幸甚蓋佃廢寺雖世法之嘗而于出世因果之法爲罪不細惡報歷歷具在見中故興復楞嚴亦爲吳氏先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八

人儼罪也伯度識此則金碧土木之役當不惜傾膏血先之而余又何難易筆爲方便門耶維時丙申長夏伯度遣書秣陵官署請于余曰如約余亦曰如約距立碑時一紀矣伯度維貞字也

跋王右丞霽雪卷

吳崑麓夫人與予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携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載門小火者火者家有一鐵櫃門門或云漆布竹筒搖之似有聲一日

爲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一也予初未深信  
翻閱再三不覺神王因閉戶焚香屏絕他事便  
覺神峰吐溜春圍生煙真若蠶之吐絲蟲之蝕  
木至如粉縷曲折毫膩浸深皆有意致信摩詰  
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得此數月以來每  
一念及輒狂走入丈室飽閱無聲出戶見俗中  
紛紜殊令人捉鼻也真實居士記于南翰林院  
之寄樂亭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一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九

一合又聊珠去人女宮爵閣無澤出見  
辭斬與木墨味茶及至寶得此禮民以  
木至咬絲懸曲耐臺想空采背亦意姪詩率  
覺睡舉如溜春圍生煙真若蠶之吐絲蟲之蝕  
翻閱再三不覺神王因閉戶焚香屏絕他事便  
爲神祖飄瀛如麗三卷其其一也予初未深信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跋

重校宋書跋

休文宋書畢工三年矣。余初閱數篇，猶有錯誤。會友人布衣姚叔祥自檇李見訪，叔祥故博雅，卽以委之。乃手對舊本，參以南北史、通典、通志等諸書，猾猾三月始得竣事。凡補舊闕七十字，增一百九十餘字，正一千一百餘字，餘點畫差。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一

書監懲錄後

訛而改正者約數千字。已余又從叔祥所更定處覆加校勘，而所爲是正者尚多有之。以此信校讎之難，古人喻之掃塵，愈掃愈有，果然。然宋書至是亦可以稱善本矣。姚君名士遴，叔祥其字。海鹽人。萬曆丁酉冬，至前齋宿日跋。

此日偶呼驥兒校坡集，至趙清獻神道碑，公二子長曰屺，次亦曰屺，當有一誤。所畜二本俱然。會同年黃端甫侍御按領南，問至函中得監懲

錄一帙載循吏二十人事而清獻與焉亟檢之  
子二人長峴次帆遂呼驥兒改正以此知校書  
之難而事亦有適然者庚寅正月三日識

書李長者傳後

馮子曰語云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  
龍藏焉其然乎李長者一布衣勉爲善去今餘  
百四十年而子孫繁衍簪纓累世不絕彼固有  
所以致其高深者在也况以王公而藉土地人  
民之重者乎其隆施何可勝道哉此後稷公劉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

署之紫薇堂

讀李克蒼先生堂廡箴銘

古人戶牖盤盂皆施箴銘不憚切言苦辭以自  
危勗或不怠憂患或垂戒方來其意真懇絕無  
緣識故足多也今之人然乎哉古以之自警今  
以之自文矣李克蒼先生摘古今傳記中單言  
片事幾五萬言曰堂廡箴銘余讀數十條俱先

輦典刑言得其一二佩之身心而發之事業如神龍借滴水便是潤八荒澤萬物寧假繁稱哉余懼世之自文者藉口自警而以斯編爲說鈴也則克蒼先生之意荒矣

跋董文簡公胡桃詩及小影冊公自少至

本朝成弘間如歲之春政和氣麗一時先正俱渾厚博大材兼數器而不競于名如吾鄉董文簡公其一也公幼年以神童稱嘗在中丞席上作胡桃詩取况太極剛柔而歸之仁儼然醇儒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語董氏子孫又合公初釋褐時小像與諸公詩歌跋語爲一巨冊襲而藏之余因公裔孫懋業得手閱一過夫晚成夙惠往往分途而公兼之令公得至三事其事業豈在華容洛陽下惜其以少宰終也又歎董氏子孫胡不藉公自少至老諸像而獨存其少使後人不得窺公儀形之全也然嘗指識味落葉知秋公之盛德令儀賴是冊而存者顧不多歟豈獨董氏子孫所宜寶

之耶



跋孫尚書仲益尺牘七條

嘗過震澤僧寺見有孫尚書覲仲益手牘數條  
石刻大似大蘇公書因徘徊其下久之今用卿  
所示手牘七條與石刻書法無二雜之書帖中  
不能辨也帖中語及東坡先生者一而與德固  
者半其自守之正爲人之厚彷彿可見不獨尺  
牘之工書法之妙也首二帖多戰筆似晚年書  
聞之毘陵人士尚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  
棄婢而生尚書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四一

跋豐吏部論書真蹟

本朝知書者推豐吏部而吳人往往短之四明  
李生子初出此帙相示楷篆八分行凡四體大  
都論書法及舉魏晉人名墨而未終者然其議  
論刻核非精其技者不能也余筆札最拙亦願  
以暇日摩臨古人而未及安能窺豐先生藩籬  
哉姑跋數語以塞子初之請萬曆己丑春分日

跋唐陸柬之蘭亭詩卷

俗塵  
字文  
同山不  
可同不  
言義

東之為顏平原外甥書法足當宅相真跡絕少  
昔年曾見蘭亭詩五首于項子京宅書法絕似  
定武本襖帖凡二百六十字漫漶者廿餘字墨  
氣若新精彩飛動大是神物後歸余前有趙字  
後有神品二字印記當是魏國故物余寶之數  
年矣余情沈超宗雅好法書從余借觀余不能  
置癸卯秋攜至白下得疾而歸遂及大故哀痛  
之餘不忍搜其故篋未卜在不或有言已失者  
將立賞格求之未果因循歲餘頃以弔喪過長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蕩因得視婺女二甥畱信宿會吳城韓氏索孫  
過庭孝經書蹟于沈余為婺女代搜忽得東之  
蘭亭詩至寶復歸懽喜無量諺云張公飲酒李  
公醉信然亦足占得失之有數有時矣因紀其  
歲月于舟中萬曆乙巳新春八日書

跋蘭亭及趙魏公文衡山臨本

蘭亭真本已殉昭陵定武石本如第二月薛紹  
彭已後他石本雜行則第二月又化為百川之  
月矣然宋石本精者頗多即五字損本未必定

武原物。此本吳用卿所藏。當是宋本之精者。後附趙松雪文衡山臨本。宋以後書法首推魏公。本朝則屈指衡山。其推尊蘭亭而極臨摩之功。如此。然睞千里馬骨。而以兩驂騮主者。將安寵耶。一笑。乙巳夏四月十二日。

跋趙魏國書藏華氏中藏經并秘方真蹟。此趙魏國晚歲養閑書也。錄華氏中藏經四十七條。首尾俱不完。爲二卷。而後附秘方六十道。別爲一卷。分而復合。喜爲潤卿所有。筆法蕭散。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六一

閑肆無意。意多。弁州先生王百穀董玄宰跋之。詳矣。而慎卿復乞余一轉語。余觀古人以文章書畫名後世者。類不肯虛其暇日。至於晚歲。娛老養閑。此意不廢。相傳魏公日課萬字。佛道聖典。人間秘書。隨意撝灑。不蹙而走天下。况此三卷二萬餘言。爲秘論名方。足活人壽。世而希傳者耶。晴牕雨軒。隨拈一卷。焚香披閱。便可永日。慎卿其寶之。

跋趙魏公楷書大洞玉經三十九篇

道家大洞玉經三千餘字。趙魏國楷書。魏國書品藏秀勁于圓熟如縣裡著針鋒鉞斂盡近世雖尸學優孟學楚相得其形容磬欵終非真也。魏公寫道釋書日課萬字俱流傳人間此其大海一滴耳安得張彌天之網盡羅致之爲天水一家瓊林大盈耶用卿其實此以俟。

跋李昇蕭湘煙雨圖

李昇蕭湘煙雨圖筆意瀟灑濃淡有無含不盡之妙甲午南翰署中與王維雪霽卷同日寓目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七

措大薄福不能金發毛燭西施遂任李卷流落然去今十年無日能遣諸懷也今歲避暑湖上驥兒囊致二卷其一卽李昇煙雨圖也余喜趣發視如臨瀟湘如見故人天下奇物無盡願與天下賞鑒好事之家共寶之但得常常一見爲快耳何必爲已有哉書此不覺十年礙膺之物豁然

跋孫虔禮千文真蹟

孫虔禮千文真蹟吳審叔所藏首有乾卦圓印

則宋禁中物中有趙魏國大雅印鈐縫又江表  
黃琳等印蓋皆收藏家虔禮書法有名于唐所  
傳有千文書譜但見石刻而已今觀千文真蹟  
出入規矩恣態橫生如蛟龍之不可方物似從  
右軍大令換骨來視宋元人遠隔幾弱水三千  
矣內孔懷二字倒切磨下缺至承字桓公匡合  
桓字作齊余素不善草魏未嘗學三復此卷見  
其筆勢飛動有遊刃弄丸之妙不覺心折書譜  
真蹟倘在天壤間又不知終能寓目不謗叔名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八

士諤余友人康虞之子時萬曆乙巳夏四月上  
澣日寓溪南吳氏翠帶樓跋

讀鄭大夫過隙遺踪

卷之三十一

或曰人生世上如百花開敷隨風飄舉或墮錦  
茵或落泥沙風與花兩無心故無心而相遭不  
得不爾所謂命也至我天人師迺推本其說而  
歸之因昔作而今受現種而後獲如形與影兩  
相循故以至無窮而不離其本故萬里之人非  
有葭葦之素睚眦之微或一見而相歡遂爲腹

從音是又  
從音是又  
從音是又  
從音是又  
從音是又

心或一見而相怒遂至仇殺其有先之者矣此  
因之說也命之說勝將為善者阻為惡者勸而  
世道日尋于非因之說勝則為善益力為惡益  
惰而世道有賴故因之說吾有取焉吾鄉鄭梅  
屋先生禔身善世擇地而蹈而遇不盡才亨不  
勝吝長樂之讒詔獄之際摧折良多生還之後  
發心書寫華嚴聖典五年為期屢空宴如不交  
俗轍豈有當于因之說而後為植耶然則茲集  
也先生益錄其生平以自鑒自修云爾若曰為  
善于已責報于天一不得而怨尤隨之則淺夫  
之衡命者宜然先生境界未夢見在然願茲集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九

公跋周雙谿先生手跡

周雙谿先生為靜

雙谿先生余年友周繼元之父雙谿先生為靜  
海嘗廣文詳慎也繼元十齡隨任今踰五十而  
近慕不怠保持是牘有如尊人復信於其上片  
楮之不忘况敢屑越其遺體耶繼元契最上一  
乘之指余鈍根甚賴其切磋別余白下今三年  
矣忽相見湖上對饌伊蒲有如旅人乍逢親戚

喜可知已。繼元出示此卷，乃其跋而歸之。萬曆  
己亥末春，旣望書于鬱金堂中，時漏下二十刻。  
中跋朱元介太史爲徐季恒手書雜咏十二  
首。至荷章後言載祇十四首，且題其後云：季恒  
吳人徐季恒，名忠，余父客。自負賞鑿家，晉唐以  
來諸書名畫，一過其目，真贗了然。旁引曲證，雖  
巧市贗者不能惑。余初聽季恒說，亦懵然。如道  
日光于生盲人前，今亦漸有契入矣。季恒嘗挾  
其目遊京師，頗得意，所入金錢卽付酒家。故老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而貧自若。余嘗勉之，再至京師，貲裝垂就而復  
散。如是者數四，今益老且困，而不能下人，不合  
輒掉臂去。至酬恩感知，則一片有心人也。白下  
朱元介太史亦進季恒與之遊。太史文章書法  
妙天下，不輕與俗人片紙，而爲季恒書所作松  
濤至荷珠七言雜咏十四首，且題其後云：季恒  
目中有千古法書，此可徵季恒之賢，而余非私  
好已。己亥秋日書時舟泊吳之葑門，徐園松岡

下

書西吳完節後

吳興諸生周子完之母。以節顯鄉先生陳某兩公銘之表之。他名公詩若文滿帙。業有聞矣。復索余一言。數之。自乙酉至今五年。而益力。且因妻大父沈翁。以請余。安敢以續貂辭。子完艱於嗣。六十餘始舉一男。天其或者鑒周母之節。而演其一脉耶。使余書周母之節。無以加諸君子。爲書入此一事。亦周母所爲含笑於地下者。乃以塞子完之請。萬曆己丑秋七月二十有二日。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書時居武林四年矣

書許生乞銘刺後

囊空廩空。卅餘日矣。老婦多方補掇。憂形於色。僕且咏少陵長貧任婦愁之句。以自寬也。此日雨中無聊。許君枉駕三百里。以此物乞銘其父。嗟乎許君實生我庚寅十月十五日識

題何主臣符章冊

何主臣歛人。名某字雪漁。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銅成數



款食不能

十面俱奇古有致寶用至今主臣去歲滿七十  
客歎承恩寺搜其橐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醵  
金歙之歸其柩今遂無祝辦香于主臣者余聞  
之不南羽主臣之學符章也破產遊吳中事文  
休承許高陽最久兼得其長老而益精遂縱橫  
一時嗚呼符章雖一藝而用筆用刃硃文白文  
俱有妙解非得師不能精非精不能久傳况其  
上者乎丁貞白藏主臣符章二冊凡千餘面得  
之于其子真可寶也其俟而廣之萬曆乙巳夏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二

目遊黃山雨中題其窠而覽之萬曆丁巳夏

上卷題吳季長小幅樹石真一冊凡千餘面

余嘗云諸工巧技藝皆與第一義相應而不能  
無假于學習其有不習而能者則俗習深矣吳  
生序字季長學佛于達觀禪師而學舉子業於  
余及湯若士余知其善楷法不以畫聞也今年  
夏偶袖樹石小幅十示余俱有深致濃淡有無  
極影帶之妙而生實未嘗習畫即少進何難與  
大癡黃鶴比肩余益信右之前身畫師之語當

不余誣是可寶已萬曆戊戌秋朔旦題

跋尚友堂詩集

此吾郡守錫山龔先生所著詩也先生筮仕爲令歷曹郎至牧守先後踰十年所而吾邑若郡幸兩得之士民習先生安之如慈父而先生亦盡洗一切之政寬然噢咻之不啻親子弟然蓋交相習且安也已先生自少喜爲詩歷壯強且艾而益工前後著述不下千餘篇門下士張君者哀錄之爲集者六曰遊學曰筮仕曰里居曰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吳川曰金陵前後曰橈李而總名之曰尚友堂集蓋超然一本之情性而自得於矩度之外者也夫強笑不樂強哭不哀飭婦人鬢髻則不韻傳男子以粉黛則不莊何也性情不可假也故田夫牧豎婦人女子何常習聲律工文辭哉而其率然自鳴之語反見采于史氏陳于先王至於今尊之曰經而後之文人才子竭其精力求一言之似而不可得田夫牧豎婦人女子所易而文人才子所難則其性情離也夫詩而本之

呻吟  
呻吟  
呻吟

性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隨感而動天機自呈  
譬如臨鏡自見其面亦如水銀撒地大小皆圓  
寧待安排布置耶龔先生爲詩不務詭奇大都  
吐其心之所欲言而止清夷簡遠類其爲人亦  
類其爲政所謂自鳴其性情者也先生之詩王  
元美先生及吾鄉沈純甫先生序之詳矣明月  
夜光識者望而知其爲代寶不佞可無辨故獨  
拈性情之說以請正于先生且使讀斯集者不  
徒玩其皮而忘其質也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四

題楊貞復制義

余謂積習生好好生誠誠生無窮無窮生遊戲  
遊戲生天通乎此說始識貞復之舉業并識貞  
復之學貞復莫謂余饒舌不

警咬詭難自具其面亦咬木雞辨此大小皆圓

卦辭此取諸身遠取諸物隨感而動天機自呈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啓

南國子監司業到任謝執政啓

聖世右文崇南北師儒之選清朝使過錄江湖  
迂散之臣深媿愚蒙猥從牽復竊念某賦才不  
敏覲命多奇幻習雕蟲偶竊典墳之餘潤長遊  
金馬驟聯著作之華班初緣抱疹而投林嗣以  
宅憂而去國進寸退尺福過災生無朽木枯株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二 乙

坡北

甚詳  
一不  
利又

之先容樹功何自有鑠金銷骨之多口得罪難  
明悵四十以無聞盡消壯志悲三千之不泊已  
外榮名自非坡北之私安得扶搖之便恭遇老  
師閣下身扶昌運手幹化機一氣鳶魚咸遂飛  
沉之性衆材榱桷各安大小之宜俯憐樗櫟之  
微曾濫門牆之舊曲垂提獎再與甄收惟太學  
乃賢士之關而司業爲祭酒之副兩都並重教  
胃子以直温一歲三遷寧腐儒之忝竊豈哀其  
懲創已久不致怙終而察其愚幅有餘或堪化

競但南中議論易起弱質難支况舊時膺隼猶存驚魂未定非仗洪慈之遠庇寧逃末路之多艱某敢不益勵初心務明正學扶其善過其過使上下之分常明精于勤毀于惰俾生徒之學日進誓竭桑榆之效少酬高厚之恩某曷勝感激馳仰之至謹啓

南國子監司業到任謝執政啓

某自上公車時卽荷門下與進嗣徼天幸讀書中祕得以衙門末屬事門下辱推念枌榆嘘盼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

篤密且視爲氣類時提誨焉感恩知己可謂兼之此後故相奪情事起斥逐諸君子幾盡運屬道消時當遵養卽大君子亦不能違而水落石出天根乃見從此歷亨途秉衡要如持左券矣某違顏六閏齒髮變衰福過災生旋罹顯斥益夙奉教於君子不能以根抵求容而性難諧乎俗人遂終以單微蒙擯重荷門下升爨材于琴瑟文溝斷以青黃拔之山林枯槁之中置之師儒嚴重之列勤職思而補過敢不勉焉策朽劣

以酬恩是何年也。卽日春氣漸和，恭諭茂膺新祉。如日初升，不勝欣慰。敢勤狀申候，并布謝悰。仰惟爲社稷蒼生珍護。

上張洪陽先生啓

庚寅冬，唐茂才還豫章，附致一牘。次年唐生與薦赴公車道，浙遂奉門下報箋。時猶未聞爰立之命也。濶焉至今，又歷半閏。恭諭輔政以來，幾務日康，品流日清。由此究門下設施，宣弘盛際，豈難再見。敢日望之。某不才，賴門下曲垂噓植，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一。三十一。青氊復還，仰惟門下昔常輟講帷，蒞此守門下之舊秩。居門下之舊官，典型在望，不勝步武之難。惟門下有以教之，此間幸時從鄧定宇先生敝同年鄒比部遊，大有切磋之益。但濶遠門牆，有乖請益爲懸懸耳。春氣漸佳，惟爲道爲國加護以綏新社。

上趙定宇先生啓

辛卯兩至海虞，僅一問起居于榻前。至冬初，祇役桐汭，言門下行色遲速不一，竟不及相聞。遂

忽忽至此。恭諗門下德望日隆。爲明主所信愛。立允命。近在旦暮。卽疎逖之士。莫不加額祝望。况辱在與進者乎。婁東相之入也。意似在收拾人心。以補東隅之缺。門下素爲渠所敬憚。願和光挫銳。以待之。卽意見有不合。亦望委曲調劑。收默移之效。社稷蒼生幸甚。沈純甫先生濟世宏才。一失意于關隴。遂欲堅卧。惟門下調停令其速出。江李同功一體之人。一用一舍。亦屬未公。今海內正人。以門下爲宗主。意所抑揚。便分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四

隆替。惟門下留神南雍。門下過化之地。薄劣承乏。仰懇誨示。以爲指南。伏惟爲國加護。以綏新祉。

南翰林院掌院到任謝執政啓

伏以虎觀新銜。方接談經之席。鰲峯舊署。遂班視草之階。揣分何堪。感恩有日。伏念某家徒四壁。書止一囊。發迹賢科。濫叨詞館。初以病而歸里。繼以喪而解官。兩度居朝。僅逾三載。一遭擯野。將過半生。當銜哀摧隕之餘。正負謗省循之

日投身有所欲倚滿徑之椒蘭報國無時顧俟  
他生之葵藿寧期鴛鴦再荷甄收夜月桐川略  
識薄書之味春風璧水競誇儒術之榮講席未  
溫除書已下惟茲南翰實貳北扉有山水以助  
其文章無職業以困其情性信是優游之地宜  
居博大之儒顧愚何人亦塵茲選恭遇老師閣  
下鍾五百年之間氣贊一二日之萬幾正色立  
朝虛懷接下斷斷彥聖畢通恢恢庸愚僉受憐  
其舊物曾齒門牆照以末光頓生羽翼某敢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與衙門前輩啓

雕搜頑質策勵下材居陶宋諸賢之舊巢敢忘  
步武拾高文列聖之遺事將繼編摩緬懷高厚  
之恩少竭涓埃之報

春初奉候台履甚媿率略仰荷鑒存惠報殷殷  
獎誘若以爲氣類而與之進者雖謏劣無所比  
數豈敢自棄以忝明誨恭諭閣下間世奇標康  
時深略邃學徹天人之秘高文抉今古之華朝  
廷典章盡歸其刊定環海士類半屬其陶鎔行



將執斗樞而運四時。豈徒觀人文以化天下。小子夙在下風。茲承餘庇。復叨今轉。有山水之適。無職事之煩。向處名流。豈居凡品。不揆忝竊。實賴吹噓。敢肅短箋。少申謝悃。

賀河南沈相公啓

伏審登庸正人。晉參大政。司馬之相中國。夷虜革心。謝公之起東山。蒼生拭目。輝騰牛斗。慶溢粉榆。恭惟相公閣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金温玉粹。嶷然臺閣之姿。地負海涵。綽有社稷之器。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六一

方今海內之艱。虞未靖。翳公主上之眷倚特深。拔自讀禮之餘。置諸調元之列。資傳說之啓沃。歲大旱以作霖。賴周公之綢繆。天未陰而徹土。合羣策羣力之助。稱同心同德之臣。蓋公必自有非常之功。而人以觀有用之學。某樂聞大拜。喜竊餘榮。限遙遙之南天。方借台星之庇。托盈盈之一水。如迎仙鶴之來。忻頌有加。名言莫罄。某曷勝踊躍馳賀之至。

與羅康州大宗伯啓

某構李稚儒逢年奮身遂玷玉堂之署仰惟門  
下推念桑梓引而進之依光華而咀道德十有  
七年於今矣惟是稟列星之精鍾稽山之秀名  
以掄魁而始大望以歷試而益崇行且諧夢卜  
而弼一人豈徒秉寅清而典三禮某學荒行鄙  
福薄數奇甘爲爨下之材永作溝中之斷豈期  
門下力爲拂拭被以青黃旬月之間遂蒙牽復  
但南國師儒之位稱塞甚難而舊時狂慙之懷  
變更不易非仗鴻慈之曲庇豈逃末路之多艱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七  
惟門下鑒其朴愚匡其缺失始終獎植而成全  
之幸甚

南國子監祭酒到任上執政啓

某凡劣謬悠不堪清時驅策惟是尊慈曲憐門  
墻舊物拂拭青黃恩紀有加焉某自惟起謫籍  
佐南雍歷留翰擢史館髮膚未效涯分已踰果  
致人言深切自咎又自惟生平無以及人惟恬  
退一端差可自信敢以衰遲上負知己春初請  
告實乃赤衷所安未蒙憐察又不敢抗明旨嗣

爲激瀆遷延過夏而南司成之命又下矣恩寵益厚省循益愧念此官久虛在人士得師爲急且南都伊邇卽貧者移家不難又曾副師席稍習功令雖曰不能或可陳力謹以十月中旬就道此月初三日底任訖望中台之有爛誓答眷知懲末路之多艱心希培植茲遣歲報役敬候起居并以爲謝仰惟爲國珍護以迓新祉某無任翹勤瞻仰之至

與余雲衢少宗伯同年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八

春首歲報役回得丈數字示慰今遂朱明伏想起居如宜旦暮宣麻以快知己弟自去秋一病精神至今未復欲疏請告惟丈爲弟一面閣翁得稟擬放歸藏拙故山誠大幸也陸葵日年兄以三月廿二日不起病來半歲鼻中生息肉如筋或下或收痛不可言冬盡誤聽一僧以藥去之自後鼻血及嘔血不止遂至大故弟三月盡微聞消息四月中始得其真傷哉吾館中手足又割其一想丈與諸兄弟聞之當共爲哀痛耳

答季少司成

某人陳行穢無當于時徒以坦衷無紆過爲大君子所賞藉坐卧芝蘭之室首尾周星別去半年蓋無日不想鍾山翠色也某擁腫鞅掌於詞林一時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當六翮而私衷頗溺林壑武林湖山爲東南首而西溪一曲去都城僅一舍有十里梅花修竹檀欒充山塞麓當春穉龍出土渭濱千畝頗罷饒腹于時而議葦莛頭上冠豈但九牛毛不相及耶君平棄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九

世世亦棄君平故其宜矣門下好我不減嗜痴故敢一爲宣吐門下亦許之否得手書焚香盟讀感不可言又聞請告而中沮豈秣陵酒惡不如步兵厨耶一笑潘生許報書渠尚未致知沐及烏之愛矣七省試錄如數領南雍士聯舉者不多朱生乃得大魁差爲生色計門下尚共此愉快耳南院各役門下寬其奔走又勞之何曲體物情如此役還占報并以爲謝惟有依依

門下棠陰。蔭覆全浙者。稱最深廣。而某薄謫。幸  
借桐汭一枝。門下加厚桑梓。推及部士。殷殷道  
誼。骨肉之愛矣。乙未冬初。某將祇役留都。會于  
旄。過武林。幸得一遂把握。彼此倥傯。殊多缺然。  
于從者至今。又兩易寒暑矣。某愚鄙疎拙。但合  
居丘壑中。仕路本非所長。而爲鍾山秀色。姑從  
留滯。頃者。狗馬疾。請告未蒙允察。不得已。抗顏  
再出。非其好也。恭惟門下。碩德遠略。久處方岳。  
卽今宇內多艱。主上側席。豈復更淹豫章耶。令  
闡更望其破得意。春官步門下。後塵耳。

與張睿甫少叅

再到南都。吾同年兄弟零星。二三人。惟周司封  
爲遺種之叟。春杪。楊貞復至。夏初。王恒叔至。始  
不寂寞。東事變動。有據。而主上是本兵。初議兩  
阻。封者爲仇。雷霆屢下。臺省空無人。又堅寢行  
取之奏。不知世事將何所終。足下噉荔子。江珧  
柱。于無諸之鄉。不可謂非福也。此等時。卽林壑

間未必非燕幕。流行坎止姑且聽之。造物耳。弟嚼精芥已踰月。然必惠泉烹點。色香始全。水卽兼費甘之。宋人重建茶。不知其絕佳者。視此何如。弟不能食酒。而茶僻遂專。寄示足下。以博數千里外一笑。持書者爲陳生天贊。莆人頗有詩譽于江湖。與弟爲舊識。近日此輩道非尼父。而頗有削跡伐樹之累。弟以爲亦天地所生。不宜過虐。當令其得生活可耳。以故不吝使陳生作寄書郵。足下以爲何如。一笑。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與董玄宰太史

三楚掄才。想得士爲多。歸途經秣陵。而不得物色。一晤真人。紫氣故不易識也。憶昔追隨湖山浪跡。倏忽五六年。僕媿如昔。於足下玄詣。當倍倍增進。恨滯留此中。不能從扁舟相邀于吳閫道中。一探祕密藏耳。榮名富貴。轉眼成空。足下超朗。僕所服膺。彼此俱未離障染。須猛著精彩。異時相見。互爲偏授。共作透網金鱗。豈不快甚。同館及他弁紳中。遇有骨氣人。惟曲垂接引。必

得栽根終受切磋之益非小緣也還朝想在嘉  
平初敝門生陽羨楊孝廉于陛行敬附此訊孝  
廉雅品有昂霄之幹惟足下進而教之嘗冀得  
足下佳畫一小幀充書室祕玩足下亦嘗見許  
敢爲申請希不忘

與陳孟嘗太史

門下在里中時一相聞距還朝遂闊焉良久伏  
想起居勝嘗榮問益振甚休甚休今秋外省掄  
才不以煩衡鑒則禮闈首借無疑治書士人得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二  
十二  
良主司無不彈冠相慶矣陽羨楊生于陛在僕  
門下有年最稱奇穎思遊高門沾一言之教其  
人雅士又非同經不在引嫌之例故敢資之八  
行幸不吝接誘

朱翰撰蘭與

去冬樵李一晤猶屈指西湖鷄黍比得信于北  
關使知已返白下之掉爲悵快者久之今春借  
重入棘閩中許君遂充桃李足爲得士慶柰何  
吝傳衣鉢令抑而入四七之選耶一笑張君一

繼足下而起老子亦借以生色足下同袍之喜  
更當何如顧太初近有書來病後稍能靜攝且  
留心佛乘靈根一培福氣必大良可喜也金馬  
玉堂吾知契且聯翩而進老子寧不快然丘壑  
中耶敞里吳生名東字啟明以丹青遊四方卽  
日有長安之行彼中乏貴人往還便有桂玉之  
憂惟足下不吝階前尺地以陶鑄之此生頃館  
于僕兩閱月爲僕寫一照甚似其他點染俱入  
佳境足下儻有意幸進而試之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與顧太初六史

恭喜大魁南宮嗣登鼎甲大慰宿期詎勝欣抃  
然丈夫事業方自此始區區科名未敢以爲足  
下多也僕久玷教錄罪過山積去秋一病幾殆  
雖奉旨勉出而氣血衰耗食飲漸減今復加目  
疾纏綿累月將成內障不勝性命之憂茲具疏  
請告如得放歸山林廟廊遂與足下分岐矣役  
便敬此布候并申賀悰書來尚知解道精韻且

上蓮池師



放生嘉會幾廢而復合羣情宗仰惟在吾師儻  
法體須調或祁寒酷暑暫從遵養餘時必望辱  
臨如規條未盡不妨因時損益衆生難調日昔  
嘆之仰賴大慈曲施方便至禱至禱

與林玄江

足下翩翩俠骨九死靡移黃金雖空美人猶在  
此去長安吹簫乘鸞大足寄傲何言貧也足下  
云不復再從江湖良爲得計但不佞遠棲青山  
無由對食頻婆果耳道此不覺悵然欲作一章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四

言別而碌碌對客遂廢揮毫信云足下見待石  
門催迫甚急不得已以舊作呈教大都亦言心  
之詩惟足下存之溽暑征途敬祝加護

與林父母

明府高才遠韻不佞蓋從李仁卿田子秬二先  
生所習聞之不佞自揆于此道襍線鉛刀不足  
當明府鞭箠使然心嚮往焉不佞攜李人而居  
武林去明府栽花署僅三百里頃爲先人選一  
丘往來蒼雲歲不下四五以顧渚石門之勝又

得明府爲地主。敢忘扁舟之期乎。周太學叔宗不佞石交。其母夫人牛。賤之卜。幸托貴治。謹修部民之禮于明府。而介紹李仁卿丈之一言。叔宗名家子。博通內外書。其臨池之工。直窺晉人堂奧。詩情酒德。俱叅上流。以此爲明府客。知有地矣。

與董玄宰

足下除前還闕。至今缺焉。聞頃周叔宗書至。云諸相知謀僕出處。而足下與焉。諸相知之謀。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一。十五。僕勝于僕之自謀。然我輩自可胸中度世。寧賴官爵。足下必賞僕此言耳。貴座師蔡老。一病不起。哲人其萎。不覺傷慟。此公天資超卓。惜其見處未免籠桶耳。

與趙少虹

春間幸聆警款于瑞翁齋中。時適往武林。不及登堂專拜。仰荷下存。又不得擁篲稱主人罪也。何如放逐之人。方以青山爲娛。而年荒盜多。戒心時有。坐是頗廢遊屐。此中諸生間從談。孰如

水之門賴以少分寂寞近刻聽雨草謹奉二帙  
又門人稿一部請正大雅且以爲候

與包心弦

親家來得手牘知道體病寒新愈幻漏之軀有  
如芭蕉非得金剛妙智鑄之安能堅也足下以  
爲何如年荒盜多道路且虞梗塞足下上公車  
當在何時卽日有金壇之行當過梓里定覓晤  
足下親家行急不及作報茲付小力惟爲道珍  
愛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六

與管登之

近山先生來略承動定又旬日僧至始獲手教  
聞所未聞胸懷若洗守戒一語敢不服膺所云  
聖師者見形耶夢感耶卽夢感已耶人耶水陸  
大會極願隨喜期前齋戒趨命又聞足下頃者  
頗爲諸生持公論其仇家甚銜足下見伺頗密  
豈弟君子神明所扶萬萬不至他虞但自今法  
門一切事務宜加謹以護人善根亦初行菩薩  
用心也惟足下勉之杭城米價騰貴疫癘復起

積屍彌望道路爲塞劫運至此無可救拔大菩薩鉗鎚蹙踏愚昧小民安能測之近山先生自許實悟持真體見真性三極六用等種種惡見如須彌山不可動搖如金剛杵欲壞一切顛倒如此復欲徵鄙文爲序以信天下傳後世蔽錮難開但能爲之竊笑私憂而已於其行敬布此紙幸勿以示渠

與楊仲堅

連日從地師入山是以久稽大作茲敢率愚見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七

評隲奉返攻玉之意不覺過直惟高明存之呂氏葬期不知果于何日乞示之墓表屬草將定一二日間呈求郢削

與徐孺東先生

江浙之荒極矣米價一石至銀一兩七錢餓殍載道幾有子遺之痛近聞太湖中有聚衆者盜賊生心紀綱盡廢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貴地雖荒當不至此門下掩關消息近更何如此事使不得聰明須是歷歷親見始得然須親見善

知識來縱有一知半見俱是鬼家活計某爲先  
人一丘自去冬迄今未免有登涉之苦仲淳兄  
亦同之賴貴鄉熊存吾丈始有定論而機緣未  
湊當少待之了此及二子之婚某便是五岳閒  
身尚期一瓢一笠從門下了多生大事耳門下  
向示云當於吾浙擇丘壑最幽勝者爲二三知  
已結社之所近得密藏師兄書已定餘杭之徑  
山檢對藏經此山爲吳越叢林第一仲淳柬中  
已侈言其勝某可無再述誠得杖履間歲一臨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四方法伴無敢不集非徒山水之勝緣亦熏聞  
之真樂也惟門下圖之存吾丈行時送之江干  
之勝果此地亦武林絕境遊人罕至甚可以淹  
留道從門下他日相過自當擊節此言存吾丈  
期八月至此某與仲淳葬事方待此兄萬一愆  
期惟門下一督促之至感

與徐文卿

仲淳兄來得手教且悉仁兄向來精進狀弟且  
喜且畏十日前周夢醒來復得手教戊寅之說

當徐圖之承諭索兩同年尺一卽草付使者仲  
淳欲兼言吉甫故並薦之比熱甚日俛體令童  
子揮扇汗不肯止以故稍停一二日微涼卽出  
門就仁兄仲淳于海虞仁兄遭嫂氏郎君之痛  
尚稽赴唁當亮我于形外耳

與張洪陽先生

去冬幸奉起居於江干半日而別不能披寸衷  
一二以此爲歉門下違海內之望暫從青山於  
門下得矣其如蒼生何定宇先生數相見否能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九

趨朝命否撐持宇宙全賴二三鐵石肝腸人若  
俱引避天下何賴見孺子入井而不救殆非仁  
人之所能矣門下以爲何如某空疎無當動獲  
過咎時方見棄而門下獨以爲可教氣類畜之  
杜門省責之餘竊以自廣近爲先人一丘從孫  
熊兩君走武林蒼雪諸山中幾陟其半始有定  
論而機緣未能卽得未免待之去歲暗時曾見  
諭明秋遊屐當及吳越能果此期否密藏禪師  
長安問至云旦莫南來訂檢藏之期與處而甚

有意於餘杭之雙徑此山爲南方叢林之首國  
一欽大慧杲輩八十一人善知識任持處也儻  
杖履及此首願借重一臨以爲法道之助熊存  
吾行便敬爲布此以申景佇時熱惟爲道珍重

與張尚齋

金門聚首如昨日事而忽爲飄風已十年矣可  
嘆弟癸未哭先人歸遂與諸相知隔絕後遭廢  
斥且謂不祥姓名不宜聞于長安貴人也功名  
得失自有定數弟雖不敏頗浮雲視之所不能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忘情者同館諸兄弟耳仁丈在蘭省已久積資  
當得督學使者可能惠臨浙水否弟年來白髮  
益繁雖朱顏無改而不識者輒目弟爲五十歲  
人年荒民饑又未免有饘粥妻子之累若秋成  
無恙便可飽食而弄溪雲山月矣雲間袁生微  
之弟同社友才名冠于一時茲以赴試北敬爲  
布此

與馬慎卿門生

足下名借薦書者屢矣頃者行取之選何爲在

說死子思居  
十衛二旬九  
傳漢傳  
復不復  
生蛙

諸公之後豈爾時尚未及格耶去歲金生南歸  
具道倦倦推及睽隔至今忽六載矣風萍聚散  
世間常事不足為道僕生平拓落無他腸信心  
而行不復知有丘陵坑坎一旦遭蹶亦非無因  
同館陸敬承太史書來云丈夫不能再辱獲我  
心矣五湖三畝足供歲寒日下年荒粟貴未免  
暫憂饘粥然視古人之三旬九食釜中生蛙者  
不啻陶朱猗頓豈敢復求多于造物耶得罪之  
故同門萬和甫于中甫孫子貽姚善長潘去華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略能言之足下他日入長安當滿耳矣僕生平  
學道甚媿無力至當此等事自覺伎倆無窮雖  
不敢謂如太虛浮雲而胸懷坦然不待排遣萬  
卷可盡五岳可期足下當我賀無煩見慰也去  
年聞山東饑荒今詢使者知東三郡無恙甚為  
足下喜讀足下給由考語冊子并詢來使知足  
下所以治淄川狀端肅家聲將因足下而益光  
大矣遠勤割俸并惠梨膏瓊玉膏俱精品感不  
可言使者以前月廿三日至因待印得士錄於



未得卽遣。今寄如數。僕近頗以舉子業教授鄉里。春初有旬日聽雨。草業已成。刻亦寄四冊。以博一笑。儻可式士。祈爲刊行之。外草書筆并湖綿。少將遠意。會晤不知何時。冀足下持節作使君于此。或能以江千車馬。晃耀寒廬耳。

與馮鑒之

私心甚念。憐足下顧綿力無能。翼足下于雲霄耳。且徐圖之功。名有數所。貴君子寧以力命自困哉。幸勉旃。自愛。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與陸自齋

近得手教。隨附報札。計久徹記室矣。茲白令親康生季修於門下。爲年家卑行。久客小署。其詩篇清麗。足當後來之秀。豈機雲里中故自多才耶。將以春初探梅孤山。遂拜謁門下。敬資之八行。唯門下一拂拭之。令其聲價與西湖爭勝。此亦鄉邦山斗事也。何如何如。

報陸少白

陸少白

按察君且見省。以館中舊誼。不可不一待之。畢

此便可從足下入山不敢的約何日二作佳甚  
非真心憂國者不能爲此言讀之令人涕淚子  
晉店亦良已山中可同行矣

與陸臺翁

白下張近山先生自少留心三教今八十餘矣  
自許有悟著書甚詳某似不甚解然其曆數之  
學與吳中陳莘川互相發明雖僧一行郭守敬  
復出當斂襟服矣且其爲人篤實如淳酒春風  
不復知世間有欺詭機械等事亦某生平所未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見也渠與管登之善某蓋從登之所識之自初  
晤迄今亦十年矣其歸也欲因登之某二人紹  
介一見長者敬爲布此使通都大邑所在俱有  
若此一二人便足培植氣運豈憂荒歉哉

與何士抑

不奉顏色五六年矣不佞弟才劣福過自貽伊  
戚且喜青山白雲不相鄙外雖饘粥僅供而樂  
事不乏此可以爲故人道也足下比動止何似  
禮闈廷試大魁社中道微與弟各有其一兼之

者願以祝足下。惟力勉之。令弟士推英齡妙才。儻爾埋玉。誠可傷惻。有遺胤否。婺州米生其人。佳士爲五七言詩。頗有韻。而困於炊玉。不得已。以青鳥赤霆之術。糊口四方。屬走雲間。布此。惟足下廣爲噓借。令此生得有三徑之資。造就大矣。新刻聽雨草及門人稿。各寄一帙。夙業所牽。復有此等伎倆。知可發足下一鼓掌耳。

與焦弱侯

數日前京兆齋試錄人回。得門下手問兼順天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四

錄之惠。其人僅索一名刺奉報。顧門下有裏言。乃爲進圖說之事。僕曾于友人前鼓贊速進。不意此言遂聞于門下。門下能取芻蕘。一得致貽書見謝。門下他日作相。風度可卜矣。敢不爲吾道幸。僕近秋中。犬馬疾幾殆。奮然思投簪笏。而明旨見留。又不敢悻悻。業于前月視事。姑俟明春再爲計耳。楊孝廉于陞陽。羨名士在僕門下。久識趣超朗。著作尖新。渠素仰門下。於其行敬附一箋。道地誘接。并報前書。仰惟涵存。

悻悻  
下順切形  
又愆也  
孟于  
具面  
然見于

與周寅所宮庶

南都兩歲周旋。脩受教益。別來忽忽。長至矣。計此時門下。將底長安館。僚驩聚。良是一快。能無念三千里外故人耶。某八月病瘡。月餘。五十衰年。頗有首丘之想。遂決意請告。而明旨未許。姑爲勉出。俟明春更爲計耳。此訊附貴門生楊孝廉于陞。此生亦久在某門。不徒文藻。而兼有氣品。某敬而愛之。門下於門生。故不能無情。如楊生者。尤望曲加培養。以就其名。他日爲桃李生。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色某徼寵亦非淺矣

與陳孟嘗

春初李茂承來。得手示。茂承雅流。畫師詞客。乃是宿習。陸沉冷曹。賴此生活耳。數日前。敝門生徐溧水見過。又得手示。并會試錄之惠。丈尚書名家。乃主周易。所得士宜昂然無前。乃在十名外。豈留此。他日傳尚書衣鉢耶。一笑。某宿疾頓發。又加目眚。經月不愈。篤思家山。遂具疏請告。如得旨。放歸。西湖漁磯。足支餘年也。伯闇去歲

稱王人於此某方在牀褥僅於書室中一再相  
叙會周彥雲孝廉作客遂同舟而歸追憶少年  
共事真一夢耳伯闇前月已渡楊子春初喪偶  
從太夫人行良苦以足下情至故爲悉此

又

佳刻已完捧觀喜甚從此洛陽紙貴豈減左生  
三都俚言尚未握管因所居熱甚日夕如坐甑  
中不堪鞭策腹腸是以緩比遂無一字著撰不  
然豈敢得罪期在旬日內課寄工拙則不及謀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矣一笑蓋夫升之賴庇幸俱與試差不辱噓借  
曹生爲足下妹婿而師資乃及不佞舍近求遠  
豈以足下爲東家丘乎一笑

與陳季象

旬日見僧孺知足下病腮毒相念甚切昨奉教  
具悉所苦佛慧綿尚未到今以弟所有先償足  
下筭乾家所製頗佳風味在天目上今奉少許  
不能多也天目筭乾今歲未及買他種頗有恐  
不堪充貢故不敢進一切痛苦無非夙業足下

幸以慧力懺除少差便當覓晤以盡紆積

報李玄白

序方構思復以對客截斷完卽馳上跋語不妨  
先付工人書牘往來掌大紙足矣不煩長箋也  
并告

答李旌德

昨歲姚生宗宸索書倉卒附候猥見省存推郵  
姚生及其諸子老驥與三汗血俱叅伯樂之馭  
他日同致千里詎惟桃李之光生亦借以生色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矣丘孝廉來辱惠手報兼以多儀謬見推獎情  
隆語謙感媿何已又知愚徒君實亦附華宗又  
添通家一脉此君篤實而文遭回仕路近又以  
內艱歸視郎署如天上大是可憐丘君佳士亦  
厚姚生言其幼子更奇受知門下希特爲拂拭  
一青其衿想憐才熱腸注存久矣

與李君實

寄到十日稿文益純正此秋高薦無疑自今惟  
熟玩嘉靖以前名家程式文字以助其格律散

碎文字束置高閣可也篇中尚有雜用子史句  
調處可極力陶洗之務令淨盡一從經傳爲佳  
至祝學道已得直指薦悠悠之語真可笑也來  
稿爲周申甫借觀且未批評故不得付升之當  
置後信陳孟嘗爲此中名家可一拜之

答李旭山中丞

老丈在齊魯時偶因羽便兩通記室生平之誼  
山川風露之感亦何能悉也一嘆老丈開府淮  
揚廟堂簡任甚篤控扼吳楚逆銷海氛於是焉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在適拜使問知已下車喜不可言南都距節下  
一江之隔而樞趨莫展脉脉之款亦托之清風  
朗月耳以老丈宿望大才尺水寸波便足霖雨  
天下雖衙門創設兵單餉薄在老丈持籌自有  
妙用卽有事留京吳會與淮揚相表裏金湯在  
焉可恃以無恐矣弟無狀專南雍垂三年今以  
宿疴驟發兼目眚踰時職業隳廢遂上疏請告  
如得旨放歸藏拙湖山間亦飲河至願也惟老

文教之

飲河  
不  
過  
滿  
莊  
道  
篇  
便  
道

報來夢得

展手教如聽梧桐夜雨蕭瑟之甚傷哉貧也柰  
何人間遇合不過朝露之榮達人宏度寧足惱  
胸次耶願足下以此自廣耳聽雨草江都新刻  
益十首并楊貞復袁許爲四先生稿今奉一帙  
與姚伯道

久嚮足下高誼無因緣得遂把握至今缺然足  
下所居爲吳興山水奇絕處足下以高才嘯咏  
其間海內才士墨卿無不知有足下西嚮而納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九

贄焉人披朝霞尊開夜月何其麗也不佞近爲  
先人選一丘頗有意若雪間青門白社或遂從  
諸君子未可知不佞迂愚涉世悔吝隨之誠無  
足比數而白雲之情或不爲諸君子所棄以此  
爲足下鞭箠使可乎友人周叔宗行敬附數字  
且以爲良覲介紹耳

與袁微之

六年之別幸有此日之晤晤數日而別別又不  
知幾年人生信風萍哉江南之荒極矣人心思



亂恐不可安於青山。昨與議中原之策甚長。以語仲淳。仲淳亦擊節。足下幸爲我祕之。今日見尊大人云。卽日歸。就足下敬爲布此。

與甘子開

與甘子開

去春竟不及一面而別。悵然至今。數月前閱邸報。見足下有解州新命。爲足下策之。家有老親。豈能以青山老耶。但此身一出。須要拚命盡力。做一番師子王搏兔。如搏象。所謂不欺之力。惟足下勉之。南北災荒。民窮盜起。此等時。何處賣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乖打諢。若此心發不盡。便宜閉影青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亦君子所許。第則三復斯言矣。足下以爲何如。會稽白丈行。揮汗布此。新刻圓覺經。敬奉一冊。以助玄覽。

春報林尚炁

春報林尚炁

承餉蘭芬香鬱然。映奪一室。此大惠也。

9666

